

北大未名



BBS.PKU.EDU.CN 创刊号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注册](#)

[随便看看](#)

[高校联盟登录](#)

	<< 卷首语	1
未名十三周年	<< 十三周年站庆 Anniversary	
	十三周年站庆	2
	站史	4
	历年站庆	8
	历年站衫	11
	<< 未名十三年 Feeling	
	我和未名的故事	12
	时光旅行者的未名	13
BBS系统	<< 版面介绍 BoardClub	
	版面介绍：四区	16
	<< 管理者感言 Manager	
	梦的延续	18
	<< 未名生活 HappyLife	
	我是呆呆 -- 访 idiot 网友	20
毕业啦	<< 毕业生 Graduation	
	再见时光	22
	固态瞬间	23
	活在这里的某年、某天或是某一瞬间	26
	毕业了，能不能陪我跳支舞	30
	用所有的时间来供奉	31
	史海风吟	34
	<< 未名文摘 Collection	
	致 36 楼的毕业生们	36
	36 楼全体毕业生致楼长	37
	离夏·殇曲	39
大概只在仓皇的一转眼	42	
燕园琐忆	44	
别离，又见别离	46	
07 的人毕业了.....	47	
你比想象中坚强	48	

卷首语

风过

北大的夏天总是来得很快，不知不觉间，天又热了，吃西瓜的日子到了，呼唤空调的日子也到了。12 级的新生变成师兄师姐的日子快到了，许多人离开的日子也快到了。时光流转，银杏树的叶子默默记录着眼前的一切，悄无声息。

五月是一个热闹的月份。北大的校庆日被安排在这个月份里，毕业生的答辩被安排在这个日子里，北大这棵大树正在慢慢长大，北大的又一批果实已经成熟。如果成长总需要一些标记作为回忆的路标，每年的五月就是撑起这些标记的土壤。

离别总是一件让人忧伤的事情——即使是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豪迈，也掩盖不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失落。网络、手机，人们发明了种种工具，试图让远隔天涯变成相距咫尺。然而，听到再多的歌声，看到再多的微笑，如果不能亲手触碰，那遗憾也会是无法填补的。

这便是毕业带来的忧伤，每个生活在北大的人，都会在心里把北大当成自己的恋人，无论这个恋人在自己眼里是否完美，是否会是自己一生所爱，当别离来临的时候，失去所爱的忧伤总会缠绕每个毕业生的心房——毕业是一场不得不经历的失恋，每个即将毕业的人都会发现，没有一种别离能轻易出口。

于是，五月带上了忧伤的味道。这种忧伤化进空气，落入土壤，变成了北大这棵大树的一部分，变成了北大又一个生日的一部分。两个月之后，这棵大树就会轻轻抖动枝条，将这批果实送进空气，送进土壤，送进一个新的世界当中。

并不是被这么多人深爱着的北大不会伤心，只是，这棵大树知道，只有把果实送到别的地方，才能让这些果实看到更美的风景，让它们爱上更值得托付一生的事情。每到校庆日，北大便知道自己又要送出一批充满好奇和活力的果实到这世界里，它是满足的——这是五月的另外一种味道。

大树用年轮记录时间，记录所有得到和失去的曾经。一百一十五年过去了，北大的年轮越来越多，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十三年前，北大未名成为北大年轮的一部分。十三年间，无数人的文字、图片、心情和光阴被记录在了未名上，变成了北大回忆的一部分。十三年间，未名变成了北大人保存记忆、勾勒明天的小小空间。十三年间，未名和北大一起经历着阳光、风雨、雷电，从一个小小的记录板，变成了北大人彼此了解、相互熟悉的一个平台。

十三年后，未名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保存自己的记忆。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和图案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将流失的时间封存起来，能将微小的情绪放大在每个接触到它的人面前。这正是这本《北大未名》诞生的原因，也是这本《北大未名》想要做到的事情——年轮会不停地生长下去，这本薄薄的杂志，会把这条年轮不同时候的样子保存下来，留给我们翻看。

既然如此，就让《北大未名》从记录这个五月前后的北大和北大人心情开始吧。文字和图案会记录毕业和生日，离别和成长。而我们每个人，在时间的镜子里，总能找到自己的样子。

《北大未名》创刊号
刊名题字：周其凤
指导单位：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
主办：北大未名 BBS

主编：杨帆
执行主编：李卓群
文编：高思 王子奇 尤宇 张亦芃 赵禾苗
校对：牛童 元弢
美术总监：尤宇
美编：陈慧菁 李卓群 王妙琪 王逊

网址：bbs.pku.edu.cn
官方微博：@ 北大未名 BBS

版权所有，转载必究。

十三周年站庆

十三周年站庆，送给未名的生日礼物

时针在表盘上每走过一格，我们的世界就会长大一小时。太阳在天空中每走过一圈，我们的世界就长大一天。然而，还有一些长大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在黑色的 Term 和粉色的浏览器背景的闪烁中，我们的未名已经十三岁了。

十二年为一纪，如果说未名是一个慢慢长大的孩子，那十二岁的未名应该小学毕业，十三岁的未名便是一名初中生了。每一年，我们都要为未名过一次生日。在十三岁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未名的生日聚会更加隆重。我们举办了站庆聚餐，全站网友一同为未名祝贺生日，我们也为未名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我们希望在收到这些礼物后，未名能够变得更好一些，每个和未名在一起的人也能变得更好一些。

甜蜜与幻想，站衫陪你度过时间的河流

没有人会认真地把 2012 世界末日当成正经的事情去对待。但是人们依然喜爱这个日子成为一个印记，纪念自己的生命经过了这个特殊的时刻。于是去年的站衫上有了时钟和方舟。时钟让我们知道光阴的珍贵，方舟让我们能够安心渡过所有的河流。而读过末日之后的今年，博雅塔化作了甜筒，北大变成了故事中的奇幻世界。在时间的长河里，未名给我们带来甜蜜，给我们以无限的幻想，这应该是燕园里面最动人的故事之一。

站衫是未名每年的生日画册，也是我们每年送给未名的成长纪念品。从最早的一个款式，到现在的十多个款式，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惊喜。收藏这些不同图案的衣服，不仅仅是在收藏夏天的味道，也是在收藏未名和我们自己的青春记忆。

站刊《北大未名》，未名的精华相册

未名有精华区，未名有收藏夹，未名有大大小小的文集。然而，怎样才能把未名上那些让人欢笑，让人感动，让人深思的瞬间保存得更长久，怎样才能将未名上那些优美的句子，华丽的进站，热闹的活动送进更多人的眼中呢？前年秋天，我们试着做出了第一本《北大未名》站刊的试刊号。半年之后，我们收录了更精彩的文章，设置了更有趣的栏目，做出了更好看的排版。非常有纪念价值的是：我们还获得了周其凤校长题写的刊名。于是现在，我们准备出版第一期的《北大未名》杂志，正式为未名留下精彩的相册。

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本本相册将伴随着未名的不断成长而慢慢变厚，未名也将不再仅仅是我们在网上的一个家，未名将会是我们眼中越来越鲜活的一个生命。在很多年之后，当我们重新翻看这些杂志，我们将会想起那时的点点滴滴，我们将会想起那时候每一个季节的样子。

“未名印象”，手中传递的未名片段

我们可以把未名写在衣服上，可以把未名留在脑海中，我们为什么不把未名也握在手中呢？于是，我们收集了未名许多美丽的瞬间，把它们做成了明信片；网友们画出了未名不同版面的不同样子，我们做出了

扑克牌。这些薄薄的卡片会飞过大海飞过高山，这些小小的卡牌会奔赴天南奔赴地北。我们把对未名的印象散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更多的人能和未名连在一起。我们送给未名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爱上未名。

未名是一个名字，未名是一颗种子。我们希望未名可以如同蒲公英一般，在所有可以触碰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我们希望能未来的日子里用越来越多的纪念品装饰未名，用越来越多的形式让未名的样子留在更多人的手里和心里。

新生手册，未名的新鲜血液

7 月底到 10 月初，北大会迎来一批带着许多好奇和憧憬的新人，未名也会迎来一批新的血液。新鲜的血液会带着新鲜和好奇，也会带着不安和迷惑。我们希望这些未名的新鲜力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他们的新生活，于是，我们将会向他们送出一批新鲜的小礼物。

我们会推出未名新生手册的纸版和电子版。我们还通过学校的支持，在随录取通知书寄给新生的《初入燕园》中加入未名的迎新内容。我们会配合学校进行新生教育，通过进站画面、校园热点等形式，参与学校新生教育系列活动，用各院系专区、乡情校区、课程特区、社团群体区等许多版面为这些未名的新人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在北大和在未名里的生活。未名是常为新的，这些新人是未名长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

年度风云 ID 评选，未名因每个人而精彩

去年 11 月到 12 月间，未名举办了“年度风云 ID 评选”活动。我们通过全站提名和综合投票，评选出未名上在网络活动、公益慈善、排忧解难、后勤保障、校务建设、权益维护、网络管理等多个方面积极奉献服务、推动未名发展的 ID 和团体。未名是一个平台，未名是一个群体，未名也因为其中的每个人而变得更加精彩。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评选，让未名的精彩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年中，未名中的许多名字已经变成了北大和我们生活中的明星：善谈的窦老，热心的呆呆，勤勉的小小光，认真的雷教务……许多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在别人眼中会变的不平凡，许多微小的坚持将会变成我们身边大大的感动。我们愿意为未名找出这一个个精彩的面孔，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成为未名的明星。

这些生日礼物，是我们在未名十三岁生日时为未名送上的小小心意。我们和每个人一样，希望未名能够在每日的成长中变得更加有活力，变得更加有凝聚力，变得更加有影响力。我们想和每个人一起，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声地对未名说一句：生日快乐！

北大未名 BBS 站务委员会

十三周年站庆

北大未名 BBS 站沿革

北大未名发展史简介

北大未名 BBS 最初由 chen hao、darksmith 和 zby 等架设在计算中心的 S/390 大型机上，于 1999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建站测试，其时地址为 162.105.11.7。在一系列测试与调整之后，于 2000 年 5 月 4 日正式对外开放，这一日期此后也被确定为站庆日。同年 7 月 7 日，经过网友讨论得到较高支持，并经历一个多月试用的“北大未名”取代最初的“PKU BBS”和后来一段时间采用的“北大 BBS”，被确定为这一 BBS 的正式名称，北大未名 BBS 站的历史也就此开始。

在最早期，北大未名的站务组成分为 SYSOP 和总监两职，到 2000 年初，站务委员会内部已开始有了具体的职务分工，SYSOP 只参与重大决策，而站务总监则成为总管内职务。同年三月，第一批站规草案出台；同年夏季招募了智囊团（即后来仲裁团的前身），作为站内事务的监督与仲裁机构；11 月 21 日，《北大未名 BBS 站管理规定总纲》和站务与智囊的管理办法正式公布；12 月 6 日，新智囊的全站选举完成。北大未名的行政管理和监督仲裁两大机构分立、管理人员经全站票选上任、站内事务的规则化与规范化几方面的基本管理体制就此已基本成型。在之后两年，几任站长（chenhao、yingf、aiya）任内，北大未名管理人员经历几次平稳过渡，站内规则也通过系统地修订得以完善，许多新的职能部门逐渐成立，很多历史名词（如智囊团、外联组、服务组）也随着机构的裁撤更迭而成为历史。

2002 年 12 月 31 日，北大未名 BBS 站宣布进行改组，此次改组正式确立了北大未名 BBS 站作为北京大学正式 BBS 站的地位，而北大未名站地址也迁至之后沿用八年之久的 162.105.204.150。

之后经历了次年 1 月 10 日重新组建临时工作小组临时受理站内各项管理工作、2 月 18 日组建站务遴选小组并于 3 月 20 日重新开始站务、仲裁选举，于 3 月 31 日重新宣布以 papaya 为站务总监的站务委员会与由三名实习仲裁组成的仲裁团成立，北大未名新的管理人员组织架构自此便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发布的新版站规成为此后长时间内北大未

名的站规主体。

在之后的 pearson（2004 年 3 月 25 日至 2005 年 3 月 28 日在任）、huangjy（2005 年 3 月 31 日至 2007 年 9 月 27 日在任）、tcfish（2007 年 9 月 27 日至 2010 年 6 月 22 日在任）、BrianTang（2010 年 6 月 22 日至 2011 年 7 月 11 日在任）、Berusconi（2011 年 07 月 11 日至今在任）数位站务总监任职期间，北大未名已发展为今天拥有九百多个公开版面，近五万账号的大型站点。伴随着这一过程，北大未名于 2004 年 5 月和 10 月，分别增设了版务培训官和区长两职，自此确立的北大未名管理人员选拔培养流程和管理人员组成架构都沿用至今。

十三年来，北大未名已经成为了北大校内最重要的信息媒介之一。自 2002 年 12 月开设 CampusInfo 版面以来，北大未名一直积极提供及时、准确的各类校园信息。信息类版面所在的三角地区，长期保持每天超三千小时的在线时间。而截至现在，在北大未名开设专门版面的课程共有 123 个，它们和各院系版面分担学习生活信息发布的功能，而 AcademicInfo（学术动态）、LostFound（失物招领）、ShowInfo（展演信息）等专门类别的信息发布版面，也已经成了校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十三年来，北大未名线上的繁荣更服务了广大同学的线下生活。如今，大量的网友聚会与线下版面活动已经成为北大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站庆活动从建站测试一周年时的不到三十人参与发展到近几年各项活动有数百人参与，充分表明了北大未名成为了北大学生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当然，北大未名所组织的活动不仅限于娱乐休闲。由北大未名网友撰写的《初入燕园》，成了多年来北大新生的入学手册；从 2000 年起，北大未名站方就开始参与秋季新生入学的迎新工作；从 2011 年起，北大未名站开设新生注册绿色通道，这也为新生们快速融入北大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

“爱在北大，爱在未名”，十三年前的一滴水如今已壮大汇集海洋，相信未名这个梦想，还会在未来更好地继续。

建站初期

1999.12.21 北大未名 BBS 前身 PKU BBS 正式建站测试
PKU BBS 由 chen hao、darksmith 和 zby 等架设在计算中心的 S/390 大型机上，其时地址为 162.105.11.7。

chenhao（199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01 年 6 月 8 日在任）

1999.12.27 PKU BBS 发布站务公告确立站务委员会组成，chenhao 为 SYSOP。

其时站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仍称为 SYSOP，而之下一级管理者均称总监。

2000.02.28 站务委员会发布人员调整，darksmith 为 SysOp，chenhao 与 PKU 为总监。

此时 SysOp 只参与重大决策，日常工作开始由总监主管。

2000.03 PKU BBS 更名为北大 BBS

2000.03.16 第一批站规草案发布

2000.05.04 北大 BBS 正式建站

2000.05.17 站务委员会人员调整，SysOp 一职由 PKU 帐号行使，公告发布帐号改为 SYSOP

2000.05.22 站名再次调整，开始试用“北大未名”

2000 年 7 月 7 日，北大未名被确立为正式名称。

2000.09.04 北大未名 BBS 联合爱心社，参与北大新生入学迎新工作

之后，从 2008 年起，北大未名 BBS 开始独立参与迎新。

2000.11.21 北大未名 BBS 站管理规定总纲与站务委员会、智囊团管理办法出台

智囊团的公开选举自 11 月 3 日开始，至 12 月 6 日完成。

在 2001 年 3 月 11 日至 19 日站务公开选举之后，形成全站公职选举制度。

2000.12.21 北大未名 BBS 站建站测试一周年纪念

2001.04.08 北大未名 BBS 站开设社团群体分区

截至今日，已有 244 个社团在北大未名 BBS 开设版面，作为线上活动的主要平台。

2001.05.04 北大未名 BBS 站建站一周年站庆

自此后站庆日即被确定在 5 月 4 日，之后站庆活动逐渐从站衫制作、聚餐发展为今日线上线下的大量活动。

yingf（2001 年 6 月 8 日至 2002 年 5 月 9 日在任）

2001.06.08 北大未名 BBS 站管理人员调整，chenhao 转任 SYSOP，总监由 yingf 接任

2001.09.22 北大未名 BBS 系统维护小组和外联小组成立

系统维护小组后发展为技术站务组，外联小组随后被撤销，其功能由新成立的发展站务组承担。

2001.10.24 北大未名 BBS 站系统记录向全站开放

2001.11.28 北大未名 BBS 站管理人员调整，yingf 转任站长，总监由 aiya 接任

aiya（2002 年 6 月 23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在任）

2002.06.06 北大未名 BBS 站全面启用新版站规

这一批站规在 rules 版经过了全站长期讨论，开启了管理规则全站公示后方才生效的惯例。

从 6 月 12 日至 12 月 5 日，站务委员会共进行了五次站规修订，并颁布了一系列新规定，站规体系进一步完备。

2002.06.20 北大未名 BBS 站美工组成立

2002.06.23 北大未名 BBS 站宣布站务委员会调整结果，aiya 任站长，blato 任副站长

站务总监一职于此时取消，12月31日后恢复。

改组期

- 2002.12.31 北大未名 BBS 站宣布改组，PKU 出任站长
北大未名 BBS 作为北大正式 BBS 的地位就此确立
此次改组公布了新的站规体系，这一体系主体规则沿用至今。
改组期间任命 yanglc、human、Axia（依次）为技术总监、常务总监、发展总监。
北大未名 BBS 站地址迁至 162.105.204.150，并沿用至 2010 年 2 月 19 日。
- 2003.01.10 组建临时工作小组，临时受理站务工作。
由于 1 月 16 日三名总监工作异动，站方邀请 yingf、ignore、CYang 等三位前管理员组建临时工作小组，受理一切站务工作。
- 2001.03.23 北大未名 BBS 站开设北大课程分区
截至今日，已有 123 个课程在北大未名 BBS 开设版面，成为课下进行课程交流和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

papaya（2003 年 3 月 31 日至 2004 年 1 月 14 日在任）

- 2003.03.31 站务选举完成，papaya 当选新任总监，新站规全面启用
站方于 2 月 18 日组建站务遴选小组，3 月 20 日开始全站选举。
- 2003.04.02 仲裁团恢复正常运转
- 2003.04.02 开始发布《未名文摘》

pearson（2004 年 3 月 25 日至 2005 年 3 月 28 日在任）

- 2004.11.22 《未名起居注》开始发布
《未名起居注》每日发布，是报道站内信息的主要媒介。
- 2005.03.15 成立北大未名 BBS 五周年站庆小组
站庆小组负责站庆系列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huangiy（2005 年 3 月 31 日至 2007 年 9 月 27 日在任）

- 2005.04.27 北大未名 BBS 开始实行分区管理制度
分区管理制度于 2004 年 11 月 13 日在四、五、六区试行，由区长管理区内事务，站务主管区务工作。
正式实行后，全站各区均设置区长一职。
- 2006.11.06 北大未名 BBS 开始试行原创分制度
原创分制度首先在三、四、五区试行，意在鼓励全站原创气氛。

tcfish（2007 年 9 月 27 日至 2010 年 6 月 22 日在任）

- 2008.05.05 北大未名 BBS 版衫设计大赛启动
为使北大未名 BBS 各个版面每年大量版衫得到展示和宣传，同时鼓励版面的线下活动，从 2008 年起连续几年举行版衫设计大赛，促进版面间交流。
- 2008.05.13 开设 Quake512（患难真情）看板
为开设一个关注汶川地震的平台，特开设此版。自此未名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社会重大新闻因应机制。
- 2008.08.18 北大未名 BBS 开始提供 SSH 登录方式
相较 telnet 登录方式，SSH 登录更为安全，北大未名 BBS 也成为首个提供 SSH 登录服务的高校 BBS。
- 2008.11.02 北大未名 BBS 开始试行版面帖子数上限自动控制程序
该程序意在敦促版务整理版面，从机制上控制版面水化。
- 2009.05.31 北大未名 BBS 九周年站庆聚餐
为了庆祝北大未名 BBS 成立九周年，站务委员会和九周年站庆工作小组筹备了北大未名 BBS 九周年站庆聚餐，这是全站网友首次集聚一堂。
- 2010.01.09 北大未名 BBS 服务器迁回计算中心
为改善服务器放置环境，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服务，经学校主管部门研究批准，北大未名 BBS 服务器迁回计算中心。
- 2010.04.16 开设 BeWithYou（情系玉树）看板
对 2010 年 04 月 14 日发生在青海玉树地区的地震开设的专门版面，对地震以及救灾捐助情况进行关注和讨论。

BrianTang（2010 年 6 月 22 日至 2011 年 7 月 11 日在任）

- 2010.07.23 成立北大未名 BBS 书记小组
由于时行站规主体部分颁布于 2003 年，站规体系中有越来越多细节不敷使用。为了使站规能够更好切合北大未名 BBS 的具体运作状况，同时将七年来实际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以文字形式加以巩固，北大未名 BBS 站务委员会与仲裁团经商议后决定，成立北大未名 BBS 站规修订临时特别书记小组，负责站规修订期间的起草和修订等文书工作。
- 2010.09.01 面向全站招募未名发展工作小组成员
为了尝试借鉴实体化、社团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在保持线上交流的同时，开展更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借此宣传未名，发展未名，并为未名 BBS 储备相关的业务人才，特成立“北大未名 BBS 发展工作小组”。
- 2010.09.20 线下开展中秋佳节“未语千言，传递祝福”活动
中秋佳节，在三角地开展了“北大未名 BBS 2010 年中秋纪念明信片发放暨寄语墙书写”活动，为全校师生免费提供特制北大未名 BBS 中秋明信片。
- 2010.09.22 面向全站征集“北大未名 BBS 站徽”
为了更好的宣传及进一步扩大未名 BBS 的影响力，面向全站征集“北大未名 BBS 站徽”以作为北大未名 BBS 的 logo。
- 2010.11.21 调整本站 www 首页版块布局，并调整全站热门话题算法
为了更好的发展北大未名 BBS 校内交流平台和服务的功能，对 www 首页版块布局进行了调整。对“校园热点”版块进行扩容，以更好打服务校内各院系、机构和社团的宣传工作。同时，调整了原有的“全站热门话题”算法，以便更好地反映话题的热门程度。
- 2011.01.16 增加“高校联盟”注册、登录方式
通过与计算中心在技术、资源方面的合作，增加一项注册、登陆方式，即使用“教育科研网统一认证和资源共享基础设施”（简称“高校联盟”）成员院校的帐户、密码注册帐号登陆本站，以方便兄弟院校的同学访问北大未名 BBS。
- 2011.04.12 开始筹备北大未名 BBS 站刊《北大未名》并征稿
为了回顾未名的成长历程、记录网友们的佳作，同时进一步宣传未名，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始尝试编辑线下纸质刊物《北大未名》，并面向全站征稿。
- 2011.07.04 北京大学毕业典礼未名 BBS 网络视频直播
在计算中心和北大电视台的大力协助下，北大未名 BBS 首次通过网络视频服务的方式，对毕业典礼进行了直播。

Berusconi（2011 年 7 月 11 日至今在任）

- 2011.07.28 为 2011 级新生开设 ID 注册绿色通道
为了便于新生更多的了解北大和未名 BBS，特在暑假期间开设新生假期注册绿色通道，2011 级新生可在家快速注册，并使用北大未名 BBS 的各项服务。
- 2011.08.22 站务总纲修订版获得全站投票通过并正式生效实施
通过近一年的讨论和编辑工作，经公示并积极采纳网友们的反馈意见后，站务总纲修订版获得全站投票通过并正式生效实施。同时，站规过渡时期管理办法也相应颁布，以确保各站规细则管理办法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
- 2011.09.19 站务委员会开始实行主管轮值制度
北大未名 BBS 各分区部分主管站务在一定时间后进行轮换，以期增加站务组内工作的流动性，促进各分区的交流，提升站务组的工作效率。
- 2012.01.01 《未名·印象》系列明信片限量发售
经过精心准备，北大未名 BBS 向全站网友推出《未名·印象》系列明信片。明信片由以往优秀的日常进站组成，受到了网友们的热烈好评。
- 2012.05.03 北大未名 BBS 移动客户端设计暨评测大赛
为了方便广大未名用户，鼓励本站网友参与未名技术开发，决定举办移动客户端设计大赛，以作为北大未名 BBS 十二周年站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年站庆

1999年12月21日，北大未名BBS前身PKU BBS正式建站测试。次年3月，PKU BBS更名为北大BBS，同年5月4日，北大BBS正式建站。7月7日，“北大未名”被确立为BBS的正式名称。

2000年12月21日，北大未名BBS迎来了建站测试一周年的日子，随即展开了北大未名BBS的第一次周年庆祝活动。这次活动包括全站聚会、参观赛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新潮流刷刷（由本站刷友之家Skate版组织刷刷活动，地点是国家图书馆对面的新潮流旱冰场）、北大艺园未名舞会等一系列庆祝活动。

2001年5月4日，北大未名BBS站建站一周年。一周年站庆活动也拉开了帷幕。这次站庆活动包含了站徽征集、站庆系列讲座、站庆聚餐、站衫制作等活动。从此，站庆日被确定在每年的5月4日，站庆的系列活动也在每年夏天次第展开，逐渐从站衫制作、聚餐等发展为今日遍布线上线下的大量活动。

站衫制作

2012年，北大未名BBS在十二周年站庆之际，推出了“诺亚方舟 No.12”和“十二区钟表·未名记忆”两款站衫。而历年的未名站衫也成为北大未名BBS站庆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每年夏天，如画的燕园里，总能看到身着未名站衫的身影穿梭在图书馆和宿舍、教学楼与食堂之间。



站庆聚餐

站庆聚会、聚餐，作为站庆线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也受到了北大未名BBS网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每次站庆聚餐，各版网友群贤荟萃，各路水车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不断。



2007年站聚掠影



2009年站聚掠影



征文大赛 / 版衫大赛

除了线下活动之外，每年站庆还会开展内容丰富的线上活动。如在2007年站庆系列活动中，曾开展“北大未名BBS七周年站庆文化节2007首届人文艺术(5)区征文大赛”，此后还曾举办过数届版衫设计大赛。每年的版衫大赛，都成为了展示未名版衫的最好平台，各路设计好手亮相亮相，精彩的设计作品也群芳争艳。



2010年第三届北大未名BBS版衫设计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



2011年第四届北大未名BBS版衫设计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

《未名·印象》牌面设计图案征集活动

2011年，北大未名BBS决定发行《未名·印象》纪念扑克牌，以介绍未名版面特色为主，每一张牌都代表了一个未名版面。同年站庆期间，面向北大未名BBS全体网友征集图案。这次征集活动，也成为了广大网友发挥聪明才智、展现艺术天分的最好舞台，未名BBS各个版面宣传版面特色、展示版面风采的最好机会。2012年站庆期间，这套纪念扑克牌也将开始发售，欢迎广大网友关注购买。（见下页）

历年站衫



每年站庆，未名 BBS 都会制作具有生日特色的站衫，一到夏天，身着站衫的师生们在校园中来来往往，成为燕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7-2012 年
站衫 →

2013 年站衫 ↓

博雅塔甜筒 by itree

博雅塔和多层甜筒形状相似，恰好博雅塔有 13 层水平出挑，这个甜筒也有 13 层，寓意着节节高。背景的一块蓝色就好比一滩湖水，使整个图案有了“一塔湖图”的感觉。

未名幻想 by Aeolus

学五湖，康博思河。
未名湖是个海洋，三角地是片森林。
所有建筑都变成城镇，所有高地都变成山峰。
办公楼是都城，静园是小镇，教学楼是学区，
邱德拔则成了堡垒。著名版面也变成一座座城，
笑林、隐城、食县、蚤市、鹊桥，依次排开。
鹊桥之上是畅春这座空中城市，畅春之南是
万柳这块西南小岛。
对于生活在燕洲大陆的人们来说，也许这就是
整个世界。

我和我的未名

xiaowangzi

要说我和未名的故事，有一个悲哀且略无关的开头——刚到北大的时候，去计算中心做上机作业，看到很多人对着一个写着硕大的“一塌糊涂”的网页打字。那时候还不知道字符画，也不知那是什么网页。不久之后就再也见不着那个场景了，我和未名的故事却开始了：

曾经，未名是大哥的书桌边，吃过午饭回到宿舍的四个人围在一起围观十大，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叹息。我们不回帖，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和这个园子里的大多数人是同样的。后来百年讲堂南边那一小块地皮屡屡变换了面貌，于是这个园子里的动静，便更多地映射在那个虚拟的三角地上了。

曾经，未名是每天去爱心社版看一遍各种通知，虽然例会和活动的固定时间是固定的，但是看到那些名字和名词，总让人感觉特别温暖；从系版到院版，发通知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不变的恐怕只有传说中潜水的教授们。相伴了八年的未名，最贴切的描述是习惯，不管发生什么故事，都是习惯。

曾经，未名是曼联版每周一次或两次的球赛，要不相约在小西门，一起找台电视看球，要不就一边看网络直播一边在版上侃，仿佛大家在一起看一样。那几年球队的成绩不好，但是球迷的感情却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珍惜患难中的真情。

曾经，未名是一个个周末的半夜，翻着一个个版面的精华区找有意思的文章，仿佛独自一人畅游在未名湖这片海洋中。还记得第一次读《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到潜

然泪下，一下子明白了裴多菲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像望见了地平线上遥远的灯塔，夜幕角落启明的星辰。更有那么几次，在交谈中觅得了知己，学到了至理，满足得妙不可言。

曾经，未名是一个可以构建的理想国度，人们议论着怎么实现它本该蕴含的理想，画着权力和权利的乌托邦。我怀着建设的愿望申请了版务，当着版务挑战站务；接着自己当了站务，伴随着米开朗基罗式的拖延症，建造那栋美丽的大厦，一边接受版务的挑战。那些工作大都琐碎，然而琐碎和拖延中的理想主义，何尝不是最顽强的梦想？

曾经，未名是一片真正的汪洋，无数鱼儿欢乐地遨游水中，欢快地聊着八卦、腐败，品尝着纯净的水中的甘甜；而我又难免会想起大二每天熄灯后，不能继续上网的两个水车在走廊里真人灌水。当时我还会怀着景仰的心情听他们挨个评论我们级的“万元户”，可是最终他俩都没能完成学业，又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

我和未名的故事，就是这些曾经，一个悲伤的起点和一个悲伤的尾声之间的曾经，曾经的似水流年，曾经的悲欢离合，曾经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其中的某个曾经，很可能也是任何一个北大人和未名的故事，因为本来未名就是大家多多少少的交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到燕园的那一刻，还能把这些曾经都变成当下。即使物是人非，也许未名也终于变换了面貌，但我只愿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

2012年6月，于亚特兰大



時間旅行者的未名

MTR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睁眼时看到的这个世界：微凉的浅蓝页面，漂浮的单色文字，字符多于图片，与我之前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大相径庭。在我敲开门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章法，比如说回帖的位置都在引文的上面；最奇怪的是断行的位置，有时候连标点符号都隔开，感觉格外不习惯。但一旦陷入其中，这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对我足够广阔，足够奇妙，令人吃惊。

那是非典刚刚离开的2003年。北大未名建站已经两年多，正在逐步走出她的上古洪荒年代。离年初的服务器事件过去了七个月，飞花姐姐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留待整理她的一切。那时我还不到13岁，即将升入北大附中的初中二年级，开始一段极其中二的时光。我在bogdan的带领下跌跌撞撞，一头扎进这个世界里，眼睛一睁一闭，就是九年过去。

——说实话，当小逆来找我谈起站刊、让我写写我经历过的旧事时，我反而有点轻微的惶恐。我不怕无话可说，在语言专业呆了那么久，我永远不会无话可说；我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想不出我的站位和口吻。我的时间、我的空间，向来和正常的未名有些错位。我亲历着甚至构造着未名的大部分历史，但我本人却与北大擦肩而过。甚至连这历史，有时候都显得太过漫长，信不信问问哪个08级本科的网友还能细数那年的papaya和wfo，问问都有谁看过曾经的PDF格式的站刊《未名文摘》？我像是寄宿在剧院大幕之上的一枚幽灵，舞台上的演员一茬又一茬变换，我却始终留在那里，用记忆全副武装，换来不生不死的下场。

我就是未名的时间旅行者，总是出现在不正确的时间、不正确的空间，调整不好现实和虚拟之间的距离。说起来有点可悲，仿佛我是个丢了三次元的阿宅，但我却带着骄傲。在有限的人生九年间，我轻易收获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最早出现的时候我是aiyinxingshu，2003年的夏天带着一颗不安分的心空降到未名，在北大附中（PKUHighSchool）版开始一切，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灌水”什么叫“十大”。2003年的秋天小跑步从www迈

进 term，接着就被接二连三的服务器故障整得昏天黑地。2004 年的暑假匆匆忙忙，在 DOOM 的帮忙下完成了版务培训，然后顺理成章地学画 ASCII Art，我依然记得那时候的版务分级制度要给职务后面跟星星，这种琐碎的事情估计也没多少人有印象了。2004 年的秋天，开始看赛车，在一级方程式地带（FormulaOneZone）版上灌水，挨过骂也吵过架，一口气就是六年。2005 年的春天明白什么叫“穿梭”，2005 年的秋天起与这个世界逐渐隔绝。那个时候的我还在中学，永远只在寒暑假出没，每次出现就是话题的中心，什么院系什么年级，总会被人追问。那个时候的我每句话总带着骄傲，甚至还会鼓起勇气在站长的工作室（sysop）版大声发言。那个时候的我信箱里塞满群信，到现在重新回顾，那些名字有一半已经不见踪影。

现在回忆着，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一步步走起来却是实实在在的五年，虽然这五年里我一直断断续续，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又走开。我换了学校，分了文理，被未名之外的世界困扰得不得安宁。而未名本身也和我隔着一层厚厚的障壁，我敲它没有动静，打它没有回音。那时的世界动荡不安，生活小心翼翼，我们说的最多的话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做的最多的事是备份资料，有水木清华作为先例，生怕有一天这座沙堆塔在我们眼前全面坍塌。从 2005 年秋到 2008 年春，我的记忆一直断断续续，只会偶尔上站转一圈就被迫下线，而每次看到的人和物都变了模样，之前的旧朋友走的走散的散，出名的出名，出国的出国，只剩下我一个原地打转。

等我长期定居未名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取得了微妙的平衡。那是在高考以后，我之前熟悉的世界已经被推翻了多半，我只能重新开始架起自己的朋友圈子，找到固定的活动地点。我开始长期担任版务，但往往在任期的最后消隐不见。BBS 的世界就是这样不断淡入淡出，她是一片韭菜田，站久了甚至可以听见那些芽叶疯长的声音，每年夏天割掉一些，到了秋天又长起一些。也就是在这样的更替里，我意识到我需要把自己的过去藏起来，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了解那些悠长的往事。我并不擅长承受别人的追问，于是索性把

它们集中起来丢入黑暗——“黑历史”这个词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而在这里重生又何其容易，只需要换个 ID，重新开个文集。

后来我就变成了 QIOO。其实之间我还有别的马甲，不过不是饿死了就是自杀了，很少有另一个能支撑起一个世界线，在我心中有着时代般的意义。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带着什么样的爱好在模仿谁，而那时候的我，生命中充满了这个人这个群体的牵扯。到现在，那个人已经和我无关，而那个群体依然在，我由此开始接触春运，扎根铁路版，这是我重归未名之后最难以割舍的圈子。在那个时间段里未名对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她在为我塑型，把我改造成这个世界缺少的样子，也让我越发与所谓朴素的世界隔离开来，让我面对现实时无法解释。不过我享受这个过程，仿佛是在向世界证明我的独一无二；即使因为这过程我失去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还丢了一任男友。

QIOO 印象里的未名喧嚣躁动。也许是出任八区著名版面交通信息（TrafficInfo）版版务的缘故，我总隔着一层不必要的伪装，戴着知心大姐姐的面具如履薄冰。但我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经历给我拉开的，是人性中永远的明亮面与黑暗面：明亮的那一面温暖热情，而黑暗则是翻滚着的贪欲和懒惰，即使是在象牙塔里也无法避免。每年春运到来的时候，苦苦支撑的“我们”和汹涌奔来的“他们”，几乎是完全无法调和的两面。我也在满足感和绝望感之间变化不定，毕竟帮助了一个人后面还有千百人，而其中又有那么多人在无视版规，还有的人就是来吵架的。版面上直接闹起来也见过，站内信攻击也见过，仲裁也见过，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情况逼着我甚至开始怀疑未名，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感叹着历史的变迁，还曾经差点就抱怨“放在我刚来的时候……”但一张口就明白，时代之所以是时代，就是因为它不断改变，直到现在。现在的人，当然不会像九年前那么古典，而他们也

有长处，需要我去发现。今天我是 MTR，整日出没在起居注，争取做个骄傲而努力的观察者。MTR 和 QIOO 仿佛是我内心对未名感情的两面：QIOO 负担着我对未名的不满和失落，而一切新奇有

趣灿烂美好的信息就留给了 MTR。在起居注工作的日子里，我慢慢形成了巡区的习惯，总算是走出了之前狭小的房间，转而晃荡在未名的大街小巷，随时可能出没在任何一个版。在 MTR 的眼里，接触到的人和事，更像是每日流动的生活，是琐碎不值一提的偶然，却又是宏观上必然出现的一切，是我可以安心收下的东西，不用担心时间，也不用担心空间。

MTR 陪了我不到三年。之前它的主人是 asukanokaze，我实在是喜欢得紧，后来等它饿死了之后就又注册过来，到现在已经是我的主 ID，担任了大部分工作。这三年里，我在大学的人际关系乱七八糟，十次发火有九次是为了系里的事情，一度都失去了和人交往的信心；也只有未名，可以算我逃避现实的一个理想去处——在这里，没有人关心你 GPA 多少、雅思如何，没有人缠着你问作业怎么写、参考文献怎么做，只有无尽的笑谈，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像潺潺不绝的泉水。这里的朋友没有利益上的牵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单纯的“扯淡”二字。这里没有华而不实的名人，没有虚情假意的客套，没有不懂装懂的炫学，只有什么都知道一点的家伙们和他们的爱好。也许没有一个地方比她更适合我。

到了这一步，我眼中的未名终于变成了她应有的样子。aiyinxingshu 的时代里，我年纪还不大，多半是在仰望那些前辈，觉得他们遥不可及。QIOO 的时代里，我无法把自己安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有时站在高处试图拯救，最后却忍不住摔下来恼火抱怨。和 MTR 一起前行的我，终于放下了过去所有黑和白的历史，就像个普通的 08 级学生一样，以同龄人的身份融进了这个世界里，陪着大家一起笑闹，一起哭泣，一起骂街吐槽。在起居注工作的时间里，还有平时在各个版面游走的活动中，我一点点发掘着未名的日常，仿佛这个站上每个人都已经化成时代里细碎微妙的点，闪着金灿灿的光。

过去的整整九年里，我一直在漫游，一个 ID 到另一个 ID，一个版到另一个版，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结识的人总共可以寄十几盒明信片。但我知道，再怎么热闹，说出来却总是心明眼亮的隔岸观火——这个词我在刚来未名的

时候就在用，一直生生说到现在。虽然在外国语学院（SFL）版待过一段时间，但我还是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长住下来的一区版面，对别人介绍的时候，也总是无法开口说出北大的名字，只有那些零碎的北大附中、八一中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我也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朋友们介绍未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这样一个局外人非要一厢情愿凑进北大的世界里，仿佛是发疯一般弥补那段跟着录取通知书一起放弃掉的青春。有时候到了半夜，版面上的人基本都去睡觉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对着孤单的电脑想：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我在这方天地里，都是为了什么？

也许我在九年前误打误撞按了那个键跑进来，就是为了找一片自己的世界偷偷观察。时间的离开，世代的更替，象牙塔里的喜怒哀乐，都是我的研究对象；还顺便记录下了一个人如何从中二病泛滥的年月，一直成长到现在这样对周围的事物抱着冷淡的热情的风格。未名是我与旧世界相通的脐带，她有着外表的稳固和内心的流动，在黑色的屏幕与彩色的字符之间，把旧世界的风土人情娓娓道来。我虽然一直渴望着新世界的绚丽，却无法割舍旧世界的温暖，更何况这个新世界，本来就是由旧世界的好友们为我带来。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补过去七季《神秘博士》。Doctor Who，宿命中的时间旅行者，驾驶他的 Tardis（编者注：Doctor Who 的时间机器），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时间和空间中穿梭，从宇宙的开始到地球的终结，虽然一代接一代改变着自己的外表，但内心始终如一，不断继续着自己的使命；而他的旅伴们，那些生命有限的人类，却终归不过是沧海一粟，或是被隔绝在平行世界之中，或是在终止旅行之后带着年轻时代的回忆安然终老。我有时觉得，如果未名是一片宇宙，我自己就像盘旋不散的 Doctor Who，从一个角落飘到另一个角落，甚至是目送一级又一级的网友毕业、离开。每一次换 ID，都像是一场重生，隐藏更多的历史，结识更多的朋友，在更多的笑与泪之后刷新自己，换个表情重新上阵。

但我愿意就这样旅行下去——因为我已经看见了开始。我希望自己还能看到结局。

四区简介

tedzhu wylht

四区电脑网络分区目前共有 19 个公共版面，大家熟知的苹果爱好者 (Apple)，手机数码 (MobileDigital)，网络资源 (NetResources)，笔记本电脑 (Notebook) 等都是四区版面。

四区是未名技术氛围最浓厚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常驻的技术宅、电脑达人，也有寻求帮助和信息的网友，在和谐的气氛中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电脑与网络是永恒的话题，电脑网络相关版面欢迎大家前来。

与硬件相关的版面中，苹果爱好者 (Apple) 版讨论与苹果电脑、手机和各种设备相关的话题，而桌面电脑 (Computer) 版讨论 PC 机与硬件相关话题。思考的小黑 (IBMThinkPad) 版则是小黑爱好者的聚集地。而如果要讨论一般的笔记本电脑相关信息，或寻找代理报价，则可以去笔记本电脑 (Notebook) 版。类似的手与数码产品则有手机数码 (MobileDigital) 版。

网络资源 (NetResources) 版与网络技术 (Networking) 版是四区比较重要的版面。网络资源 (NetResources) 版是寻找电影、游戏、音乐、软件等资源的好去处，从 ftp 到 pt 站信息一应俱全。

网络技术 (Networking) 版则是讨论网络连接、组建等话题的地方，该版维护的 IP 库也给未名网友带来了许多方便。

除此之外与网络相关的版面还有网页设计 (Homepage) 版、社交网络 (SocialNetwork) 版。

Google 版讨论与 Google 相关的一切话题，经常能找到有用的搜索与翻墙技巧。Maze 用户则可以前往 Mazer 世界 (Maze) 版寻找与该软件相关的信息。

优秀的 Free OS (Linux) 版是校内 Linux 与开源爱好者的天堂，技术氛围尤为浓厚。Linux 俱乐部也会长期在这里发布活动信息。在 2012 年初改版之后合并成立的程序设计 (Programming) 版是各种程序语言集中讨论的地方，是针对给校内程序设计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文科计算机 (wenji) 版是文科计算机课程版面，由助教担任版务。计算机体系结构 (CSArch) 版，地理信息系统 (GIS) 版为特定技术话题版，也有相应的课程。

软件天地 (Software) 版与视窗世界 (Windows) 版顾名思义分别针对各种软件和 Windows 系统相关话题，又有很多交叉的地方。版主热情也欢迎你的到来：

Windows

死机怎么办？系统怎么装？如果你是小 MM，这里会有热情的学长来帮忙！如果你是期望学习的新手，这里有经验的老人热情地引导你！

激活的原理有几种？如何操作文件权限？希望讨论 Windows 高级技术和应用，以及关注微软产品新闻的大牛们，这里欢迎你！

附注 1：对 360 有排它性忠诚的用户慎入，本版散布大量鄙视 360 的网友，可能引起您精神的轻微不适。

附注 2：由于历史原因，在本版获得帮助的困难程度依序递增如下：自己 google 过的 GG 和 MM、没有 google 过的 MM、没有 google 过的 GG。

Software

Word 怎么自动生成 PPT？Excel 怎么从网站导入数据？Outlook 是不是真的大而无用？用什么软件滚动截屏？用什么软件做视频转码？谁家的网盘最好用？

欢迎来到 Software 版！这里没有大牛，只有一群喜欢尝试软件的朋友！生活中的任何软件问题欢迎来这里讨论！



夢的延續

发信人: tedzhu (泰德猪 梦回霍格沃茨), 信区: Hogwarts

标 题: 第二十六题 梦的延续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2 年 05 月 13 日 21:39:11 星期天), 转信

这应该是我作为版务为大奖赛出的最后一道题，作为一道题最后还是要留一些疑问的，但不再要求大家抢答了。又是一届大奖赛，一学期一次的活动，这已经是第七届了。七是一个有魔力的数字，也是罗琳最喜欢的数字，七个学期，也恰巧是从大一到目前的四年。在这毕业前夕，特别想写点什么.....

接触北大未名 BBS 就是从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Hogwarts) 版开始，我很确信，除了我自己，还有很多哈迷也是这样。从刚开始默默围观大家讨论，到开始参与讨论，报到，申请，分院，大奖赛上出色发挥，版聚，团看电影。想起第一次参加大奖赛是 2009 年 10 月的第二届，当时紧张得不得了，Home, PgUp, PgDn, End 几个键轮着按疯狂刷新，见到新题都会心头一紧。几天下来倒是把 Term 操作练得很熟。从那次大奖赛，我得以融入版面，和 BBS 上的朋友们相识，所以说这是一个开始。

在前任版务们的支持下，2010 年 11 月第四届大奖赛后，我申请成为了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Hogwarts) 版务。从版友到版务，心态就会有一个变化。后来担任其他职务，做区务，开新版，这些都是后话了。但霍格沃茨无疑是梦开始的地方，这和故事中的情节如此类似，从邓布利多，詹克斯到哈利，都是这样。作为版大，心态又会有一个变化。晓光离任时曾对我说，等到明年开版周年祝时，你做了版大就肯定不会忘记了。（去年周年时我们都疏忽了，唯有晓光记得）

去年 12 月第六届大奖赛，我也是在眼下这间屋进行操作。也正是那一天，12 月 9 日，小艾机器人第一次出现，在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Hogwarts) 版初试锋芒。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我和不少人聊过，都觉得，如果要写或是记录一段故事，无疑是从那几天开始。于是对于我自己，霍格沃茨又一次成为了一段精彩人生的开端。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快乐就越少。在本版精华区的版务讨论室中，有一个目录是版务们用来讨论版面现状的。版务们讲述对工作的计划、憧憬、担忧，自己的心情，权贵谓之“看过之后，泪流满面”。有时觉得整个 HP 系列在学校有多大影响力都是自己的责任似的。当有其他协会、院系、版面搞与 HP 相关的活动，我心情复杂，有些矛盾。这种矛盾也显示了作为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Hogwarts) 版务的心态：一方面，为喜欢的事物在身边兴盛而高兴；另一方面，为自己的版面没有被提及而担忧。当各种活动搞起来，版面热闹有人气之后，又尤为欣慰。

我想这里面或许有思想不够解放的因素，毕竟一个版面没有义务去为一部文学作品负责。但客观上还是符合了责任越大，快乐越少这个观点。想来，曾经一直觉得在 BBS 上抱着一种“玩”的心态是最好的（也一直被吐槽这一点），不需要太在意，不需要“为了星空下的理想”。但真到了这三度连任也即将结束的时候，回忆起来确实一直在很认真地做活动，投入了很多感情。出题总是比答题要难。在这即将离任时最想说的就是——舍不得！

说了这么多，希望别吓到我们未来的版务。作为即将卸任的人，最希望的就是能有靠谱的新人来做版务。于是这最后一题，就作为对本版的未来，以及哈迷们的未来的一个期待吧。他们说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Hogwarts) 版有权贵光环什么的。我想哈迷们对这一系列爱之深切，有爱就有激情，有激情就有动力，于是就有各种可能。《强力药剂》再强，最强力的还是巫师呢。未来的版小，你准备好了吗？

我不禁想起《致命魔术》里最后的几句台词：“观众知道真相。现实既残酷又悲惨，没有奇迹，没有魔法。”我们不遗余力地“欺骗”自己，眯起眼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寻找魔法世界存在的痕迹。曾有一刻我们固执地相信这个魔法世界

有足以提供支撑整个人生信念的精神力量。然而读者知道真相，这世界上没有魔法，随着成长他们终究会承认没有能穿过的墙壁，没有夹缝中看不见的房间，没有隐藏成废墟的华丽城堡，没有夜骐从空中飞过。十年梦境终将醒。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弯角麋兽并不存在？

也许，真实的故事更像是游戏，有很多分支。有很多 bad end，也有很多 good end，唯一的一个 true end 叫做梦的延续。之前有一个帖子里这么写到：“世界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有 HP 的世界，一个是不再有 HP 的世界.....心痛”也许，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开始相信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也许我们不久就要转换角色，从沉浸在梦幻世界的少年，变成筑梦人，来把这份感动传承下去。罗琳无疑是这一切的开始，而我们能不能用努力和智慧，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让这梦延续？

想感谢很多人。一起合作的版务，灰姐、晓光、anecdote，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以及前任的囧站、老鼠和更多前辈，两任分院帽，都是劳苦功高。版上的哈迷朋

友们，因为你们我们的版面充满有趣的东东，版聚上寻找巴克比克各种欢乐，哈利经历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更要感谢设计版衫徽章，为大奖赛出题的同学们。这几年的经历和记忆，是宝贵的财富。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your heart will be also.

--
精神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快乐多
※ 来源:·北大未名站 bdwm.net·[FROM:
162.105.238.50]

Harry Potter



我是呆呆

—访 idiot 网友

如果你没有听过陈江这个名字，说明你是非信科的，不用修文计，但若是你没有听过呆呆这个名字，那便只能断言你是隔壁的卧底了。陈江（呆呆）老师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系的老师，也是文科计算机课的老师，更是未名 BBS 的资深知名网友，陪伴未名十数载，他从灌纯净水的新手成长为太极型水车。

未名只为 ID 来

呆呆老师可以算是看着未名从无到有的一代网友。他最早从中科院的 BBS，到水木清华，再到北大的一塌糊涂，这样一路灌过来。未名建立后，呆呆老师和他当时在一塌糊涂的网友私下里都有些抵触情绪，但是为了在这个新生的 BBS 抢占自己常用的 ID “idiot”，他还是在未名进行了注册。后来未名 BBS 的官方味道一直没有浓厚起来，一塌糊涂却常常被关，导致包括呆呆老师在内的很多网友就把精力转移到未名了。

呆呆老师对 ID 十分执著，他强调，那时候只要新开一个 BBS 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 ID 先注册下来，否则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要说“我是这个站的这个 ID，是那个站的那个 ID，太混乱了，要崩溃的”。所以，如果你在其他 BBS 上看到 idiot 这个 ID，也可以去打个招呼，很有可能那就是我们的呆呆老师。

“幸福”版务初养成

呆呆老师在未名 BBS 一直很活跃，曾以每周小聚而著名的 HappyLife（且歌且行）版，是未名建站之初呆呆参与创建的。在未名出现之前的一个无名小站，呆呆和一群其他网友因每天废寝忘食地灌水而熟悉起来，后来这群人一起灌到了未名，然后又开了个版，叫 HappyLife。和朋友们在共同的一个版面上灌水聊天，在这个小小的虚拟的空间里朝夕相伴，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时候是灌水灌得最狠的时候。不过现在去那个版就很少了，因为原来那帮朋友都不在了。” HappyLife 的精华区里，还留着 idiot 版务上任时的公告，以及他发在版面被标记 m（编者注：保留文章）的一些文章，记录着他当年点点滴滴的小幸福。这大

概就是“且歌且行”这个版名所传达的温暖吧。

Circuit（电路）版也是呆呆老师一手开启且打理的版面。“大概 06-07 年的时候，我教的几门课都跟电路有关系，课程主页就只是给学生发课件、作业之类，也没个论坛，我自己又懒，不想专门建一个论坛。后来渐渐觉得，师生之间的交流还是很有必要的，能使学生的问题能够很快反馈上来。正好那时候未名开了课程特区，就想着要不申请一下呗。”呆呆说，当时申请还被要求出示身份：“有人问你是助教吗，我说我不是，然后又问那你为什么开这个版，我说我是老师啊。所以这段经历还算是挺有意思的。”课程教师亲自进行开版，在未名上也算是极其稀有的事情了。2011 年 11 月，呆呆老师在 Circuit 版的版务生涯画上了句号，不过他认为这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毕竟教学网也有了新的课程论坛，使用这个版面作为交流平台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作为老师，总不能在课堂上呼吁大家多来 BBS 版上灌灌水。

非寻常水车

呆呆老师在 Triangle（三角地）版和 Joke（笑口常开）版等版面常常会有大段大段的回帖，严肃且认真。他对自己参与的话题有很强的选择性，如果看到帖子会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并与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时，他便会回一篇长长的帖子。他只有在有自己的想法，在自己所长的方面，或者突然想到好笑段子的时候才会回帖，而且一回就变得认真起来，所以他的回帖总是长长的，而并不是见帖就回，纯粹地灌水。

呆呆成为一名教师之后，灌水比学生时代少了很多，他觉得，自己当了老师，便不应该总是沉迷于灌纯净水了，应该思考分析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呆呆老师也会在未名上聊



天，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过了灌水的那个阶段。“像你们这样的，或者刚工作的时候，灌水灌得比较狠，现在当老师了，不好意思灌。”呆呆老师还觉得自己都不算水车，term 下收藏夹还不到一屏，怎么能算水车呢。

“我老婆眼中的我”，于是就被大家误解了。呆呆老师想到这个故事自己也哈哈大笑，“微博一发出来就一大群人说‘啊啊啊你有女朋友了有老婆了’，于是就这么传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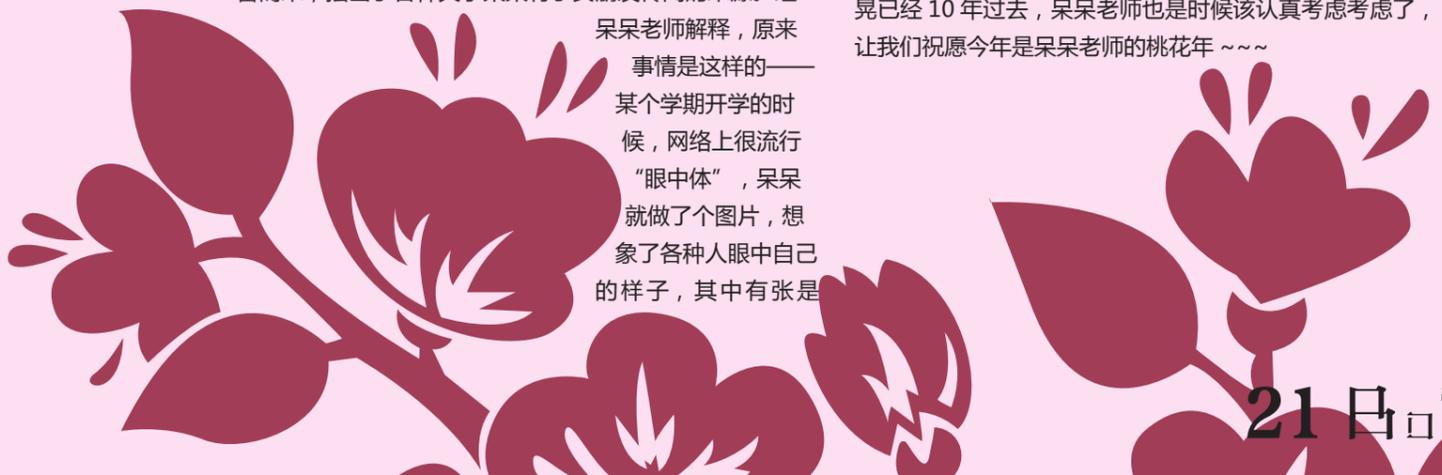
未名的大家曾经总爱将呆呆老师和林香蕉老师（未名 ID：bananana）称作官配，表示这两位在一起灌水总是非常有爱。原来呆呆老师跟林香蕉老师其实在线下不是很熟悉，从第一次的匆匆一眼，到两个的一张合影，中间的时光却是无比漫长。林香蕉老师号称他第一次见呆呆老师，是一次呆呆老师在哲学楼上课，他只从玻璃窗瞥到他一眼。再一次相见大概是三年前，现代教育中心把老师们聚到一起培训，最后拍合照的时候，呆呆才见到香蕉真正的样子。

如今，再去 HappyLife 版转一圈，无意中找到 02 年呆呆老师的主题帖，题为“hoho，妹妹结婚了……”，帖子正文里说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大概 N 年后才会提上日程。这一晃已经 10 年过去，呆呆老师也是时候该认真考虑考虑了，让我们祝愿今年是呆呆老师的桃花年~~~

未名的八卦传统

网上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题目叫做《北大呆呆老师：BBS 上让学生尖叫的“大水车”》，文中八卦了呆呆老师的感情问题。对于这个如今仍是未名众多网友关心的话题，采编们自然是兴味颇为浓厚，不肯放过一丝一毫，呆呆老师却异常坦然。“反正我这个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大家都只是谈着哈哈一乐，没有什么值得更新的动态。”采编们有备而来，摆出了各种关于呆呆有了女朋友传闻的来源。经

呆呆老师解释，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某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网络上很流行“眼中体”，呆呆就做了个图片，想象了各种人眼中自己的样子，其中有张是



再见时光

寄信人: YPgg (YPgg| 膜拜 tedzhu 裸考高分撒娇技术宅)
标题: 再见时光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2 年 04 月 12 日 20:53:00 星期四)

初入燕园的岁月, 只若澎湃的昨天, 拉格朗日的挥舞, 埋头三层的书房。熊猫晶晶的顽皮, 回荡初春的花园, 撕心裂肺的合唱, 万众一心的梦想。月圆时节的爱恋, 甜蜜夏天的太阳, 漂洋过海的旅行, 闪烁世界的目光。遥不可及的单词, 逐流随波的年代, 杀生未成的取义, 填补生活的彷徨。年终回首在酒上, 道不尽天涯望断, 相聚难得君一笑, 长安西望泪人行。

太多的不完美, 无尽的不满足, 期冀飞跃的欢欣, 却被风吹去。努力地追赶, 终于比不上腾飞的凤凰, 向往蓝天, 毕竟只能面朝黄土。洒满灰尘的友情, 听不到久违的笑语, 再见时光。

不为前途的风雨莫测而踟蹰, 不为曾经的贫贱卑微而感伤。好男儿, 建功立业, 策马一方, 轰轰烈烈, 坦坦荡荡。

※ 来源: • 北大未名站 bdwm.net • [FROM: 222.29.98.213]

固态瞬间

寄信人: lotusmm (lotusmm| 我是杂志拜物教的)
标题: 【征文】固态瞬间 by lotusmm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2 年 04 月 15 日 16:57:08 星期天)

园子里, 每个地方, 每个瞬间, 都带着美好的回忆。

2007 年入学。他是我在北大看见的第一个男生。我在理科一号楼里转晕了的时候他问我是不是迷路了, 我心想, 靠, 就你这样还来搭讪。大约 1 年后, 我成了他女朋友。

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我说,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然后他带我来到了 27 楼, 男生宿舍。躲过楼长上了楼, 他告诉我, 这是我本科的宿舍, 别人打游戏的时候我学习, 别人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叫他们打游戏。

有一天晚上饿得睡不着, 一点钟给他打电话。半个小时后他叫我下楼, 带了一个饭盒, 里面全是槐花。他爬到西门内的槐树上摘下来的。

晚上回宿舍的路上看到西门附近的月季开得极其美丽, 但人来人往的不敢摘。一点半, 他打电话叫我下楼, 手里拿着短短一支黄色月季, 那黄色在月光下格外娇艳动人。

他当了助教, 要上课的那种, 他说为了多赚点钱。后来他老板给他每个月 1k (编者注: 一千), 他停了助教。于是我去当了助教, 每次周二上完课, 我们就去药膳吃。两个人三十几块钱就够, 吃完无比满足。

我在图书馆自习时总在二层靠窗的固定位置, 那个时候书包不能带进图书馆, 大图里人很少。我有时出去, 发现回来桌上多了叠草稿纸, 有的时候是一朵蒲公英的小花, 娇嫩的黄色煞是可爱。

四月, 丁香花开, 我们一起在学校里寻找五瓣丁香, 传说那能够带来幸运。在园子里, 我们找到从 3 瓣到 11 瓣的丁香花。把所有五瓣丁香花放在一个漂亮的容器里, 室内隐隐散发出丁香那种带着药香的味道。多年来一直钟情于伊夫黎雪的丁香花膏, 就是难忘当初丁香满室的的味道。

老校医院发热门诊附近有一棵桑树, 三四月份会结满桑子。足够幸运的话, 伸手就能摘到, 紫色的果实融入口中无比甜蜜。无奈的是那些唾手可得的桑葚总迅速被摘光, 而那棵树即使爬上去也摘不到什么。

于是我们总趁没人的时候使劲摇动桑树, 有时还真会掉那么几个下来, 拾起洗净, 两个人都舍不得吃, 都想让给对方。

学校限电了, 他稀松地改造了电路, 于是一层的楼道里时时散发出浓郁的云腿香味。我去的时候云腿火锅已经煮好或者鸡枞面条已经盛到碗里, 饭来张嘴, 吃完还有热毛巾擦脸。

有一天发现他手上拿了一把奇怪黑色小颗粒, 他说那是二体门口捡到的植物种子。于是他去未名湖旁挖了一些土, 把种子种在了实验室里。一周后发芽了, 嫩绿的芽迅速地生长并缠绕着暖气管向上蔓延。两周后开花了, 红色的小花让人爱不释手。隔壁 mm 看见说, 呀, 这不是茑萝吗, 那一刻我觉得那就是我。

畅春园改造成食街了, 我们去抽奖试吃, 居然都抽中了。我试吃的那家巧克力店似已不复存在, 他从川豪打包石锅拌饭。两双筷子一个碗, 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

豆捞刚开业的时候非常好吃, 但是略贵。于是我总在二手版上蹲点买半价的折扣券, 两个人食量都小, 不打折吃六十多, 用了折扣券只出三十多块钱, 肚子里心里都有成就感。

好友失恋了, 他去给我们定了 ktv, 五音不全的他无辜地坐在斯卡拉里不知所措, 而我和好友 high 到跳到桌子上高唱“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家乐福旁开了个 NICI, 东西贵的惊人却都有一副打动人心样子。在一张 20 块钱的贴纸前徘徊了

半天，依依不舍离开。

晚上打开包赫然发现贴纸在里面。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给了店员 20 块，悄悄跟店员说不要惊动你。

他在宿舍里有一个很大的白板，我们总在宿舍上“讨论班”。计算系的他教会了概率系的我布朗运动。在白板上有了我们第一篇 paper 的雏形。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总买一个冰箱贴，毕业的时候白板的 1/5 都是冰箱贴。

他是一个低调的人，总不去评奖学金。我帮他填了各种评奖的表，他于是得了很多奖。在他应聘的时候我帮他准备简历，看到各种奖都是我替他“弄”来的，心中暗自得意，心想每个成功的男人都是成功的女人塑造的。

自己十分喜欢各种首饰，却怕痛不敢打耳洞。于是他说我去打，不痛你也打。他打了一个耳洞，而我依旧不敢打。但是我开始淘宝各种耳钉。当系主任看见他戴着一个绿色圣诞树耳钉的时候，忍不住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再看了一眼。我喜欢逛街，总去上品，但是又不愿一个人走去，他说，没关系，我陪你去，我也买点东西。我进了商场就把他甩开，两个小时后发现他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 paper，我觉得他真帅。

读书的时候我们一样高一样重，于是我有时穿他的衣服，男装裤子男装衬衣，有时腰间系根细腰带，我觉得我帅死了。BBS 上新开了合购版，立刻迷恋上了。于是让他去取各种合购，让 mms 去他办公室找他拿各种合购。他愤愤地对我说，不知道的人会以 lotusmm 为一个变态的猥琐大叔。

彼时我有一辆非常难骑的女车，他有一辆相对好骑的男车。我经常和他换着骑。他是赛车迷，喜欢迈凯轮车队，称我的女车为迈凯轮赛车，于是我称他的男车为法拉利车队。晚上从实验室回家时，我们有时玩“赛车游戏”自带解说。于是深夜的校园里可以看见骑着女车的法拉利男车手在奋力追赶骑着男车的迈凯轮女车手。

我心中总有这样的宏伟计划。计划他毕业后博士后两年，回 pku 工作。我延期半年。我们可以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2010 年，我们结婚了，在园子里拍婚纱照的时候引起大批围观。一直觉得自己的婚纱照比大影楼模特拍的还好看。

他毕业后，我发现自己居然不会给校园卡充值，居然不知道在哪里加电卡，不知道预印本走什么程序。我开始第一次给自行车打气，第一次到楼下复印店打印复印东西，第一次跑到红楼去办复杂的出国手续。他毕业后，我再没吃到过鸡腿饭，学五小炒，艺园羊肉炒饭和药膳，再没有去康美乐打过台球或者乒乓球。

他毕业后去了美国，我开始到处出差。每年冬天都在德国度过。遇到困难，总习惯性的想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却不在身边。看到美景，心中却总存遗憾，总在想，他在身边多好。

2012 年，我即将毕业，无比地留恋这个园子。似乎每个地方都充满记忆，每个东西都让我驻足。时时一个人走在校园，走在未名湖边，走在落满银杏的道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习，一个人留在办公室至深夜。一个人去数丁香花的花瓣，一个人在紫藤架下徜徉，一个人到五四跑步，一个人穿越整个园子回宿舍。

2010 年，他毕业时我在美国开会，没有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没有帮他拍穿学位服的照片。

2012 年，我要毕业了。12 年的第一天得到了工作 offer，1 月便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2 月与导师讨论答辩委员会成员。在欧洲访问时购买答辩时要穿的衣服，约好了人给我拍毕业照片。一切都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但是心中还是寂寞，毕业季，你不在我身边，当时你可也是一样的心情？或许不久的将来，你能回国，我们能开始属于我们的新生活。或者将来一段时间，还有各种不稳定，前途还是不明朗。毕业，告别一种美好的生活，告别那个熟悉的深爱的园子。可是毕业了，离另一种美好的生活也许就不会太远了。

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

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逝去

来源：北大未名站 www.bdwm.net [FROM: 162.105.217.186]

活在这里的 某年、某天 或是某一瞬间

寄信人：zyjade (Jade Cavalier)

标题：Re:【征文】活在这里的某年、某天或是某一瞬间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12 年 04 月 29 日 19:50:04 星期天)

那个被包子大叔惊醒的早晨

二〇〇八年夏天到二〇一二年夏天，我都住在北京大学 31 楼。后来这就成了我的通信地址。

还是高中生时，我就知道这幢楼。在查到宿舍的那天，我很骄傲地宣布，我要住进公主楼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拥有这样一个优雅的名字，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但直到今天，这个名字依然让我感到无法言说的骄傲。是的，无论它事实上怎样被楼道里长长短短的衣服遮得透不过阳光，我住过的依然是公主楼，哪怕是看似落魄的豌豆上的公主。

我光着脚跳到我家的镜子前，看着里面那个头发凌乱——当然还是短发——的自己，忽然有些茫然：喂，小孩儿，你也要去北大上学了么？你也能去北大了么？我怀疑这是个梦，高三某天夜里看着遥远北方天空里的星星时不小心睡过去了，做了一个对那时的自己来说太不切实际的梦。一梦四年。

我说我住 31 楼。这是一座指着南北方向的工字楼，这种典型五十年代的建筑已经不多见。我住北头，窗户朝东，窗户外面就看得见博实。还沉浸在那个春秋大梦中的我正在自我怀疑和迷茫中仰望着民主和科学，忽然不知从梦深还是梦浅处传来了叫卖包子的男性声音，底气十足，直干云霄。民主和科学是不能吃的，但包子可以。我猛然睁开双眼，初秋的阳光落在瞳孔，原来我真的到达北大了啊，昨晚我就是睡在北大的啊。我从某个只能仰望它的遥远角度上，到达了它最普通最世俗的内里。我排队买了大叔的包子和豆浆，发现并不怎么好吃。但它的无可替代之处就在于，对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来说，那嘹亮的声音始终提醒着这就是北大、在凛冽的风中吃着包子去上课就是北大最庸常的生活。之前我似乎从未想过北大人也是吃包子的这一形而下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一脚踏进的便是故都的秋，然后是冬，都是色彩沉重的季节。路上弯着腰匆匆走过的是一个个穿着深色厚羽绒服的人，围巾口罩遮盖的脸上没有表情，路边褐色的树枝慢慢落干净了叶子，露出同样毫无表情的干枯的天。这就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冬天留给我的奇怪印象。我渐渐感到大学的不同，没有了班级的概念，没有了同桌和前后左右，没有

了高中时那群一起玩闹和疯狂的室友，每个人都是那样行色匆匆，在路上点点头便擦肩而过，第一次觉得和人亲密地相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这问题之前从未困扰过我。我长了十八年第一次那么长时间地不快乐，我从未想象过我有一天竟会不快乐，而最麻烦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符合这里潜规则的事情。我甚至怀疑几个月前自己的选择，自己千辛万苦一定要来到这个地方，难道只是来过这个冷漠的冬天？我知道长大了就会变，但我不知道变的是这世界还是我。但我永远也不能抗拒成长的规律。

好在我会永远记得 2009 年初春的一个午后，那时我正坐在二教某个对着半扇窗子的楼梯拐角读英语。从那个角度照到身上的阳光有着太好的亮度和温度，我抬头看见了外面的篮球场。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喧闹声、脚步声甚至球落在地上的声音还听得明晰。我无法准确描述那个午后对我的拯救意义，或许是太明媚的阳光里那些年轻的运动的身体让我看到了自己原本拥有且应继续拥有的生活，看到了北大人也有着自然的生命状态。春天，即便有十个还被封印在冬天里的我，那一刻也应全部复活。

不经意间树已经很绿了，而早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天空也一天天地越来越蓝，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包子大叔的声音仍是直干云霄，虽然我着实不喜欢他的包子，却着实喜欢他带来的每一个专属于北大的早晨，他坚持不懈地在每个早晨呈现着五四青年的激进姿态，且有着从“吃包子喝豆浆”到“来一个奥尔良”的与时俱进。习惯了在这个声音里醒来，正如习惯了这个园子给我培养的各种习惯，比如四点半吃晚饭，比如趴在桌子上立马就能睡着。我习惯了民主科学和包子间的不断转换，习惯了最真实的北大状态，一点点找回从前那个集聚着正面能量的自己。如果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我相信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

在夏天穿花裙子去上课，在冬天的未名湖上摔跤。为早晨七点半能抢到雪菜包而满足一天，为夜里十点钟和朋友排长长的队买到烧仙草而温暖一夜。和很多的人在很多的时候度过很好的时光。我总在灯开始亮起的时候去五四跑步，然后看着二教三教在我每一次迎向它时变得越来越明亮。我很高兴，我跑得足够快，把那个脸色灰暗的负面影子留在了 2008 年冬天而没有让它跟着我跑进后来的春夏。

那个被德里达惊艳的午后

2009 年秋天开学第一个星期一下午七八节课，那时还是两点四十开始上课。我和我的同学们盯着讲台上即将给我们讲一学期当代文学的清瘦的福建男人（他会把“他是一个瘸子”说成“他是一个茄子”），耳朵里堵塞着现代性、后现代、宏大话语、建构、解构、雅斯贝斯、德里达这些不明所以的词语，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给我们上基础课的这位是个怎样的人物。下了课，我们相互看看，每个人脸上都是一脸茫然：都是些什么啊？那是从高考试卷里走出没多久的我们的一次壮烈牺牲。

但我们后来都觉得德里达这个人，或者这个词的出现对我们意义非凡。之前我们把看书写论文叫学习，之后我们就纷纷把它叫作学术了，虽然实际性质一样。在我们没太意识到时，那个午后听到的词已经高频地出现在我们的论文里，虽然我们还是说不清楚什么是现代性。德里达对于我们，外延的附加义大大超过了原义。我们渐渐明白了我们应当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怎样用自己的全部哲性思考去解读一本小说或一种人生、一个时代。对于我来说，我至少开始明白自己来到一个怎样的地方了——所以我就越来越喜欢北大，越来越喜欢我所在的中文系，倾慕它仍然保有的高贵的学术气质，当然也包括五院大门上披挂的紫藤、庭院左边的山楂树和右边的爬山虎。而且我无比感谢它要求我们回报它的不是必修高数，而是尽可能拼命地读书，拼命地思考。

我们都记得博尔赫斯的诗歌，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和所有北大人一样爱着这个天堂，它给我们的是自由读书和思考的空间。我总是会遇见一个鹅蛋脸的清洁工阿姨，她常常在工作结束后靠在二楼的女卫生间门边休息，脸上总是安详的表情，我想她一定也很爱这个天堂。图书馆主页上可以查询借阅历史，不停翻页，视线在每个书名上停留，在一瞬间想起那本书的封面。直到最后一本，或者以时间序列来说是第一本的《世界艺术史》，发现四年时间远得我都想不起来我借过这样一本书了。四年里看的书不算少，但实在也不算多，至少总有些我一直想看的书还没看，因为它们总是属于而不在图书馆，因为总有那么多北大人和我一样想看它们。这学期忽然发现在文学借阅室已经可以不怎么查编号，虽然不能像钱锺书先生一样记得每本书在哪个书架的第几排，但至少记得谁的小说在哪一片区域。

对于学术这个坚硬的词语，我记得的却总是一些很感性的柔软东西，比如每天坚持看一百页直到把六百多页的荷马史诗 Iliad 看完后发自心底的骄傲，再比如曾被《包法利夫人》惊恐得手脚冰凉——原来每个女人内心都有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倾向。四年里不断被自己学到的东西感动着，看到苏轼也会说“呵呵”我们全笑了，想到延续着中国正面的历史的正是这些外柔内

刚的文人。王德威先生从哈佛来的那一天，英杰水泄不通，他讲的是现代性的抒情传统，内容已无法完全复述，但我们都花痴上了他，分享各种偷拍他的照片，银色会闪光的头发，圆圆的眼镜还有温文尔雅的台湾口吻，我们似乎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钱理群先生来讲他从少年到如今所做过的梦，那个教室的所有空隙都见缝插针地插进了人，后面有些坐着的人喊，前面的，坐下，看不到了！前面站着的人回头一笑，意思是腾不出来坐的地儿，都是来看钱先生的，您就忍忍吧。明星来了北大人也去挤着看，但学者北大人更会去挤着看，即使媒体只会批评前一种场面。不知出了这个园子，能有多少地方会是这样的呢？我在四年里，拜倒在很多很多先生的讲台下。

有一天我在一篇回忆北大的文章里看到一句话，说这是科学家与诗人的城市。这天晚上我走在藏着许多诗人的未名湖边想起了这句话，竟越想越激动和感动。这是一个太美丽的城市，我怀疑我是个桃花源的误入者，从它的某个门缝里，隐隐窥见光的存在。所有的中文人都会记住一个时间概念，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经过一轮后，我还在这个园子里，好好地坐着读书。

那个被开花的金银木惊喜的黄昏

前几天从图书馆走向理教的路上，我看到棣棠正逢着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冒着上课迟到的危险，我远远地观察了那一丛金黄的五瓣火焰。

从在这里的第一个春天开始，等待和观察那些花在时间的序列上像说好了那样的渐次盛开，都成了每个春天例行的出差，尽管我实在不是个好的植物学爱好者，常常看百十次标牌也依然记不住它们的名字，也分不清梅李桃杏。这里最美的时节是秋天和春天，但秋天的灿烂气象常有夜里一阵风后便瞬间消失的危险，春天则有着无限的期待：迎春开过了还有连翘，连翘开败了还有棣棠。所有会开花的植物或许记得，我曾牵着一个人的手，从它们面前走过，一个一个去辨认它们的名字。

某个冬末的黄昏，坐在俄文楼前的某个椅子上，眼前是一棵光秃秃的植物，或者说是一根根光秃秃平地而起的树干的集合，牌子上写的是金银木。我不知怎么有点为它感到薄薄的凄凉，于是坐在慢慢变黑的天色里，把它的神态尽可能画在了纸上。后来我就不记得了。直到几个月后，在所有花开得熙熙攘攘的春天，我偶然经过一棵开满了白色碎花如戴了一顶王冠的树，忽然觉得眼熟——我又经过了那同一棵金银木，一瞬间有了重逢故人的惊喜。每一棵普通的树，有一天都可以变得出乎意料地美丽，从冬到春，只要逢着季节。

我那时还不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曾牵手看花的人会突然地消失不见。对于这个人，我已经强迫自己把他像拔一棵死掉的树一样从心里拔出去，但终究留下一个之前没有预计到的洞，我怎么也填不满。甚至我觉得我永远失去了让种子再在这里重新萌芽的勇气。我知道这是个矫情又俗气的比喻，但原谅我吧，我从来都不会描写爱情，包括自己的。

但从这四百多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懂得了许多。人不能因为寂寞而接近，也不能单单怀着对没有品尝过的爱情的幻想而去接受自己以为的爱情。你是记得 Mrs. Bovary 的，不是吗？我想起了那棵金银木，有一天朴素的它令人喜出望外地忽然开满了花，你之前以为那是春天对它的爱情带来的，其实是它内心的成熟，它本来就孕育着开花的素质。

失去了一个不值得拥有的人，我却在我的园子里获得安慰。那些植物本来就是美丽的，不会因为少了一个看它们的人而失去美丽。而且我现在看到的是园子本身的美丽，不带任何拖泥带水的附加情感。四年里，如果哪一天我心情不好了，都会不由自主走到未名湖边看植物，无一例外地每次都被它们治愈，这次仍然是。我多么庆幸我生活在这个治愈系的地方。

那些深夜在南门外一起吃串的人，那些周五的暮色里在 814 路公交车上一起睡着的人，那些晚上在讲堂里一起看电影的人，那些保研考试时在二教一起复习的人，那些生日时一起分蛋糕吃的人，那些我把他们当成值得信赖的树洞去倾诉的人，他们全是我种在心里的植物，一次次把我治愈。

我还有我的植物们，我什么也不怕。

不算后记

一个即将离开这里的朋友说，你算什么毕业啊，伪毕业吧！他说的是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呆三年的事情。

我揶揄地笑，呵呵，可能吧。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

那么从心理上呢？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我应该是获得了毕业的资格了吧。2010 年夏天我在甘肃舟曲做志愿服务，那些眼睛亮亮的孩子们羞涩地把我叫姐姐。我们怀着再见的心愿离开，但没过多久就传来那里被泥石流冲刷的消息，哭着听那些

孩子给我哭着打电话，说他们的亲人已经不在了，第一次觉得生命竟如此容易逝去。从此对一切皆怀有一期一会之心，尽可能去虔敬地对待。因为这种前提的存在，一年后我和当时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在燕园再次相见时，就成为一种超越了一般喜悦的大喜悦。

我之前似乎一直没有一个人去过完全陌生的地方。或者是和别人一起出发，或者是下车时见到在等候着的另一个人。羡慕很多北大人说走就走的随意，于是今年三月终于推掉一切，走开了半个月去南方，中间不乏完全一个人的时候。去之前和家里争论了很久，因为我终归是女孩。我最后还是离开了，到底想多拥有一些北大人的自由气质。等回到北京，妈妈跟我发短信说，你以后想去哪里，就去吧。握着手机，无声地笑了。

31 楼那只叫丁丁的猫陪了我们好久，我也以为它会永远安安静静卧在 31 楼的台阶上，却没想到它比我们先离开了这里。我来的时候老理教陈旧的桌椅还散发着被沉沉的阳光晒久了的陈旧之气，走廊里的物理学家们一个个慈祥地对着自己笑，而每次经过破破烂烂的校医院前时，都要盯着看一眼那个传说中闹鬼的橘红色电话亭。未名湖北边还是一片遍地瓦砾无人想起去施工的荒地，足够我一个人和自己捉迷藏，文科大楼自然还没有。食堂里的包子和面条还是手工制作的，打卡还不用指纹，两卡也没有合一，我们每天都揣着一大摞证件。人很容易产生诸如此类怀旧的情绪，逝去的东西总会带有某种不可复制的审美的价值。那么我过去的四年时光呢？即使在这里再呆多少年未曾离开，隔着不可逆流的时光河，所在的也不是原来的地方。像我们都看过的电影，一转身，便是此间的少年。但说这话时，我们大概都不是少年了。

所以我可以在写完毕业论文走完毕业旅行开完毕业典礼后安心说出毕业的话了。今年秋天，那是一个新的我和新的北大。

P.S. 想我所有即将远离的朋友，祝你们安好。我很高兴在这里认识你们。

※ 来源：北大未名站 www.bdwm.net [FROM: 162.105.97.178]

毕业了，能不能陪我跳支舞

寄信人：hanying（一诺）

标题：毕业了，能不能陪我跳支舞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2012年04月21日23:19:21星期六）

毕业了，能不能陪我跳一支舞。

没有音乐天赋，又不曾受过舞蹈训练，我先天和后天都和跳舞没有缘。认识你，却是缘分。那08年秋夜，那北大元培和清华基科班的新生联谊舞会。

只是，那时我还不到20岁，还不知道怎样面对四年的大学生活。江左张亮在小说《北大，给我一个姑娘》中这样评价北大女生：“在北大，有才华的被比得没有才华，没姿色的被比得有了姿色，这就叫做相对论。”或许，在别人看来到燕园求学是一件带着光环跳舞的美事，但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自觉既没姿色也没才气，像一只丑小鸭不小心闯进了天鹅群里。

只是，你，遇见我，是不是也是不小心呢？

去年秋天，你向我表白，提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要去参加清华和北大的联谊舞会，因为我不是基科班的嘛，是元培07的一个师姐请我吃饭，正好你们在举办舞会，师姐建议我去凑热闹……于是，就遇见了你。”

你凝视我直到含情脉脉直到我回避，疏忽之间，思绪一下子飞到了那个夜晚，二体的二楼大厅里……

记忆总不够清晰，忘记了那时候我们说过了什么。那是你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跳舞。不，准确地说应该是慢舞，因为我们的舞步如此散漫和零乱，恰似刚进入大学的慌张和迷茫，那时候我穿的是运动鞋，还不知如何穿高跟鞋。“那时候，你还是短头发。”你提醒我。“恩，你一直都是短头发。”我笑，我说的也是事实吧。

其实，我还记得的，也只有那场景、满目的人群和音乐的某些旋律。不知道舞了多久，你停下来说有事要回学校，和我交换了电话号码。

虽然“人生若只如初见”，可好多人也不过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而已。直到大四前，我一直都相信你也只是我生命中甲乙丙丁中的某一位。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恋着我那高中同学并为此坚持了三年异地恋。最终在去年夏天，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放手。

而和你的交往基本处于平淡状态，直到去年秋季那次难忘的凤凰岭之旅。那天，我们聊了那么多，聊到大学生活，聊到未来打算还聊到了童年和故乡。你知道吗？我多想和你在那凤凰岭的山路上一起慢舞，旁若无人。

爱情，永远需要勇敢。感谢你的勇气，让你选择了表白，也让我选择了你。

又是秋夜，清华草坪上凉风习习。我们一起听音乐，猜拳，吃葡萄，聊天。吃完你的葡萄之后，蓦然感到寒气袭来。你突然问我：“我可以牵你的手吗？”这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呢？我点点头。当你暖暖的手掌牵起我冰凉的那只，一个声音在心里喊：带我走吧，飞舞起来！只是，我们走得是那样小心翼翼，好像怕揉碎了这里的宁静与和美。

深秋夜，听说有月食，我们10点多赶到北大的五四体育场。“等到月亮全黑了，我可以吻你吗？”你是不是和月亮早有预谋啊？可是我还是甘愿被你们欺骗：“嗯。”11点多。那是一个浅浅的吻，此情此景却足以让我深深铭记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山有木兮木有枝。

但，相爱没有那么容易。之前你对我说，恋爱就应该少想柴米油盐酱醋茶，多些小清新，这也是我理想中爱情的模样。今年三月之前，你也是身体力行的，可是，之后呢？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你不仅不会主动制造小清新了，有时候电话和短信都不及回复。我们一起，最常做的事就是吃饭和渐渐无聊的漫步，可聊的也少了起来。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过婚姻是一座围城，那我可不可以说恋爱是一座围城呢？对于这段恋爱，我似乎也有些厌倦了。人人上有人分享《我不需要男朋友》，是的，正如那篇文章提到的，我可以很独立也不缺朋友，干嘛一定要男朋友呢？为什么在大四这即将滚蛋的一年还重新选择一场结果非常不确定的恋爱呢？我明明知道你我未来的走向基本不一致呢。

可是，爱，大抵不需要理由。爱上了就是爱上了。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在柳絮飘飞的黄昏，饭后你和我走到燕园西门华表的北侧小路，同时被外国语学院楼里的小提琴声吸引驻足，我们不自觉地抱在了一起。

“亲，其实我一直爱着你的。只是，我最近有些疏忽了，对不起。”你说的很慢，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在你怀里，没有看你的表情，猜想你或许有些愧疚吧。

“我也爱你。和你在一起，让我找到了恋爱的感觉。”亲，其实，有你就有更多的晴天。

《梁祝》的音乐响起，是凑巧还是拉小提琴的人的故意？不知道。在这美妙的音乐中，我脑海里却是漫天飞舞的花瓣和柳絮，轻触内心的温暖和芬芳。我们拥抱了很久，那慢舞也随着音乐进行了许久。要毕业了，一些小伤感。我依旧不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走到哪里。有一天，我们会相濡以沫呢还是相忘于江湖呢？

只是，看着金庸的小说，不时坐一下你的单车，我会感受到我们还在享受着校园生活和美丽的爱情，真真实实……爱情，也会有悲伤吧。罗大佑说，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爱情是永远值得追求的事物，只是岁月总是那样匆匆。

要毕业了，再和我跳一支舞吧……

--

xingzhewujiang（一诺）

※来源：北大未名站 www.bdwm.net [FROM: 222.29.38.8]

用所有的时间来供奉

发信人：牛玥蓁（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08届本科生）信区：Graduation

标题：用所有的时间来供奉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2012年07月03日09:30:21星期二），站内信件

一、愚蠢的问题

对北大的第一印象，竟然是手机的震颤。我用同样颤抖的手打开那条短信，却无法记得内容了，剧烈地心跳不断重复着无法忘却的欣喜：这条信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才子几秒钟前在美丽的燕园里写下，越过大半个中国，竟被西安一个苦逼的高二学生的诺基亚手机捕捉到。

我一直是一个喜欢问愚蠢问题的女孩。

这不是一个智慧的标志，因为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屑于让自己的心被空洞的问题占用，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不问问题，只解决问题。

愚蠢的问题分两类，一类是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出来就是为了彰显提问者的某些特质，比如自恋或者自卑；另一类是真正是个问题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有人回答，提出来也是永恒的尴尬。从小就被老师鼓励多问问题，当然更要多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于是坚持不懈地交替寻问着上面提到的两种愚蠢问题。

我在第一次见到北京大学学生时，还是高中，一个只穿男版运动衣来耍酷，恨不得自己和所有其他搞物理竞赛的同学一样是男生的年代。在学长若有所思却异乎超然的神态，睿智冷静却不失关心的微笑，洗白的院衫 T-shirt 以及上面褪色的英文字母：You and Physics, enlighten my world 面前，各式各样愚蠢的问题又一次紧紧揪住我。为什么这么紧呢，因为不然的话，会真的被我问出声来。

我坚持过了整个经验介绍会，好避免同学有机会嘲笑自己心里那片问题天地，直到他第三次露出洁白的牙齿：还有什么问题吗？最后一个哦，不要浪费机会。我憋红了脸后，终于上气不接下气的扔出一个两种都是的愚蠢问题：

“你以后想做什么？”

当时，我在几秒钟内经历了感叹自己好深刻到唏嘘自己好傻帽的反省后，听到学长爽朗的笑声：“我想去认识世界。”

二、呼吸

实际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北大不是那么远了。

现在想想，发现自己那么幸运，身边人都充满了理想，不断思考着更加深入的人生，感受生活的震撼。原因也许简单，我来到了北大。北大，就是一个可以大声说出自己梦想的地方：我想去认识世界。

漫步未名湖畔，学长说：在这里，我可以与宇宙共呼吸。我笑了一下，虽然是并非嘲讽而是带有一些惊喜和稚气的笑，当时却并未领悟这句话的分量，以及他说这话时的感受。但从他的大一日志中也许可见一斑：

静园的美，源于它的自然。广阔的草，稀树，随心点缀的小花，爬满藤罗的矮墙，精致的柔黄色路灯，又是广阔的草。这种自然带来平静，也带来草莽的野性。踏进稀疏又茂密的草中，这静雅和初莽的意境，又让人震撼，又使人宁静。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令人喜欢。

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快速滑动的笔尖，或在流动的思索里，有时是湖边晚风中凝结的汗滴表面，我开始在生命中，体验静下来的节奏，一呼一吸，一张一合，去学习去历练，去顿悟去领会。这是只有大学才能给予学生的学习感触，不再匆匆和盲目。我享受于物理世界的简单、美和神秘，越是专业性的高级课程越吸引自己的兴趣与精力，为能够不断认识世界而激动不已。然而我仍然继续问各种愚蠢的问题，却不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学术报告中；不再为无知感到羞愧尴尬，而是高兴以自己的视角去获取知识。科研与学习是汗水与坚持组成的，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自由与任性，因为每一步，都是决定，每一个挫折，都是之后回望的感动泪水。

还记得参加过的三次数模竞赛每一次同样痛苦的历练，大二夏天中科院天文台路上公交车的颠簸，编程时小黑本烫手的键盘，做出科研方向选择时的矛盾纠结，寻找科研导师时的焦虑不安，日本东京大学听国际会议的各种不懂，台湾 winterschool 获奖的欣慰，申请大三暑假 SURF 的意外失败，在 UCLA 算出印度老师交给的问题时的开心，争取到 Stanfod 科研 intern 的激动，回到北京完成与台湾老师合作工作的成就感.....记忆的洪流，在本科的最后一个秋天写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材料时，将我淹没。但幸运地，我终究将自己揪了出来，在个人陈述里只选择了少数几个与科研方向最相关的事情写。生活的过程，大多数只是用来享受的，结果干净利落，试图只记住最重要的几个点。

我没有想学 Steve Jobs 那样 connecting the dots，也决然不会后悔 dots 之间每一秒中的无法复制的感动。

三、名人

进北大前对名人的定义，说来好笑：北京大学的人就算吧.....

直到大一第二个学期，认识了豆沙，可能和我俩是那学期数学物理方法课上唯二的两个女生有关。我被她吸引住了，模糊地记得豆沙不喜欢上课时随便和陌生人（我）坐，也不轻易与他人（我）一起自习，还有她对我一如向往的各种愚蠢问题的不以为然（让我欣赏到了些许豆沙巨大 intelligence 不小心放射出的火花）。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在我头上。学期中，豆沙同学因为参加她们班组织的宇宙杯篮球赛自己把自己的脚扭骨折了（严格定义下的“自己把自己”，与外界的唯一相互作用只有篮球，她接到篮球后一紧张，没站稳，一用力把自己骨头弄折了），于是作为有车族和大多数课与她一样的我，

就可以抢她们班男生的生意成为豆沙的主要坐骑。我俩关系发展的如火如荼，以至于她们班排出的接送时间表都被荒废了。有一天，豆沙竟然撒娇给我发短信说自己不想老被关在宿舍里自习了。当时在理科二号楼九层专心自习的我倒吸一口冷气，想这意味着什么：豆沙要和我一起上自习啦！于是冰雪美人貌似被我拿下，我也就变成了枣泥，这都是因为数理方法习题集的作者叫伍仁。

我们一起在天文学的某一天，突然有熙熙攘攘的声音，接着传来苏萌爽朗的笑声。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名人，来北大之前就在未来北大社区上看到采访他的帖子，他关于科研关于梦想的叙述着实让我向往。他竟然走进了我们的自习室！与一位学长聊聊家常，又出去了。他竟然又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自习室！那时脸皮还比较薄，我小心跳地咚咚咚的，愚蠢的问题们争先恐后地努力往外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咬牙，反正自己无名小卒，没什么可丢的。苏萌异常的热情，回答了我一些关于选课的问题，我第二天还写信给他老人家以表谢意：

... 那天后每天早晨我都是微笑着睁开双眼的，想着今天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宇宙还有那么多 unfolding mysteries, 那个崇高美丽的目标遥远却真切.....

我就是这样结识了生命中第一个名人。苏萌现在也在 MIT 做 postdoc，我以后应该会经常见他吧。

第二个名人是我见后过几天才意识到的，听 Andreas Albrecht 做关于早期宇宙对称性破缺的报告，我问了些许愚蠢的问题后，欣赏 Albrecht 在他 Thinkpad3000 上给我讲用量子力学（早期宇宙波函数），用手写哈密顿。过了几天，读宇宙学的教材，才发现怎么暴涨理论的早期文章作者的名字如此眼熟。于是我又感叹连天。。。这种欢喜甚至延续到那年过生日：

回顾十九岁的一年 miracles everywhere, 虽然现在很难想象当初自己多么傻多么无知地匆忙、天真地可爱，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重要的人和您一同呼吸一同去爱与恨，很难想象世界会是这么近距离的可触碰可理解又同时孤傲不近人情。

见第三个名人时喜欢上了他，他也喜欢上了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四个名人是谁自己都不记得。

现在，我不再以名人划分人类这个种群，因为每个人都很普通，很虔诚地生活着，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梦想；每个人都卑微，被所有生物共有的欲望和能力所限，为了最下贱的生存而耗尽时日。光环并非戴在一个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他坚守了一生的信条上。

结。
我幸运地，在北大找到了那个信条，并准备用所有的时间，供奉。

※ 来源：北大未名站 www.bdwm.net [FROM: 123.45.678.9]

史海風吟

寄信人：Miaosa (白清寒) 信区：Graduation

标 题：【征文】史海风吟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12 年 07 月 03 日 22:44:02 星期二)，站内信件

青春就像手纸，总在你不经意间用完，博雅塔就那么盯着未名湖，一眼万年，不悲不喜，丰满的青春与婀娜的理想在湖光塔影之间飘来荡去，无处安放又无可名状。燕园中有个静园，静园中端坐着四四方方的历史系，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溢着一股历经风霜后的从容与淡定，四年的本科生活，我们在这里留下了夜雨对床的漫想遐思，悲歌狂宵的痴醉癫狂，却也带走了燕园的盛唐气象与静园的魏晋风骨——包容与独立，是“北大历史系”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把有限的笔墨留给静园，世人往往熟知燕园的风韵，却偏偏不解静园的风骨，我与同窗传枪递铜几近四载，希望用此机会，能将此处的人物风景为大家勾点一二。

自古至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历史学虽然不总是“显学”，但却往往是“险学”，从春秋时的董狐直笔，到太史公忍垢著史，再到满清初年的明史案，字里行间，无不是斑斑血泪，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讲，中国人为了这支笔，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这是因为对历史的解读关乎道统，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社会里，史笔成为悬在一切权力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笔可以惩恶；留取丹心照汗青，史笔可以扬善，直到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诗抄中，还存有“自有人民写春秋”的诗句，把历史作为无可奈何之后最终的审判，然而，大约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不约而同的问，历史有什么用？

“历史有什么用？”，与其说这是一句疑问句，不如说这是一句已然包含答案的反问句。

这正如你为衣不蔽体的人提供了一条领带，他当然要问你这有什么用。不是这个问题问错了，也不是领带真的没有用，让人尴尬的是这个时代是一个衣不蔽体的时代。如果我们在“用”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历史学永远显得像一条领带，永远像是点缀，有它没它，无可无不可，中文里有个词叫“器用”，“用”的概念和“器”的概念往往相连，《论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孔子的弟子子贡让老师评价自己，孔子想了想说“汝器也”，子贡又问是什么器，孔子说“瑚也”，这大概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器皿，言下之意，孔子认为子贡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但孔子本身并不认为“器”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因为他的主张是“君子不器”，在他看来，真正的君子“像雾像雨又像风”，而不应当是某一行业的专业人才。我说历史学不应当在“用”的层面上讨论，就因为历史学不是一件“器”，所以就谈不到“用”，我入学的时候听闻步克先生的课，他很坦然的告诉我们历史学“没用”，我听了之后大惊失色，后来才明白他不是在这说这门学科一文不值，而是说在“实用”的语境里讨论历史学的价值可能未必妥当。

如果历史学不是可“用”之“器”，那历史学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真可谓谣诼不断，一种看法是把历史当作圣女，一切的历史“定于一”，添不得一字，修不得一句。以现代史为例，他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被两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一清二楚，没有讨论的余地与必要，殊不知，两份决议的出现恰恰表明了在这类问题背后存在着巨大争议，决议的起因在于争议，定论的目的在于盖棺；另一种看法是把历史当作妓女，人尽可夫。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好像谁都可以来说一句，名曰“弘扬传统文化”、“还原历史真相”，实则以往圣之名绝往圣之学，斯文扫地，于斯毕现。

就我个人的理解，历史是一门有关“反思”的学问，用中国特有的语言讲，这是一门“省”学，这个“省”就是“每日三省吾身”的“省”，正如卡尔在其著作《历史是什么》所讲的那样“历史是现在和过去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永无止境，所以我们不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为历史的终点与全部，它仅仅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起点，正如我小的时候迷恋一种叫“北冰洋”雪糕，就以为所有的雪糕都叫“北冰洋”，实际上“北冰洋”仅仅让我对雪糕有了一种存有局限且未必准确的认知，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去尝试不同口味的冰激凌，这就是我们在大学继续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因：它给我们反思自我，反思现实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途径，历史不是一览无余的正方形，它是一个正方体，从每一个角度看去都会有新的收获，同时也必然总有你看不到的一面，鲁迅说“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历史学就是这种启人思的学科，当你的目光滑过泛黄纸面上的必然与偶然，阴谋与阳谋，将千年的胜败兴衰、生死荣辱尽收眼底，又或者追随学者笔下严谨的逻辑，完成了一次次如同推理的论证，你大概总难免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或扼腕，或击节，或以手加额，或唏嘘不已，然后长叹一声“余生也晚！”，恨不能溯游从之，穿越回千年之前，仗剑击缶，力挽狂澜。此中快意，当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四年本科下来，我觉得自己心中的疑惑反而是越来越多，问题的终点是新的问题，诚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可我并不感到迷失，反而深感欣喜，因为世间本来就未必有那么多言之凿凿的是非对错，也许真理就存在于对真理无休止的追问与探索之中，而真理，必教你得以自由。

08 级历史系本科生 苗思安

※ 来源：北大未名站 www.bdwm.net [FROM: 123.116.52.16]

致36楼的毕业生们

寄信人: Graduation 信区: Graduation

标题: 致36楼的毕业生们 by 楼长阿姨们(转载)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2012年05月07日16:07:31 星期一), 转信

亲爱的同学们: 四年了, 毕业了, 祝贺你们! 人呐,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都会有点儿离愁别绪。于是, 总是要做点儿什么来宣泄。你们年轻, 爱折腾, 有创意, 什么喝酒、狂欢、旅行, 五花八门、热热闹闹; 我们折腾不了, 所以就偶尔发发呆, 还有, 写点儿什么吧。

四年前, 你们刚住进来的时候, 都是些半大小子。你们活泼、热情、有朝气、有傲气, 让人一看就精神抖擞, 忍不住赞一声好小子。转眼间, 四年过去了。现在, 你们要毕业了, 你们的的确确成长了: 不再锋芒毕露, 而是成熟稳重; 不再空谈理想, 而是脚踏实地; 不再妄谈时事, 而是深思熟虑。你们真的长大了, 是能为自己和家人负责的男子汉了。看着你们的变化, 我们真的很高兴。这种高兴是发自肺腑的, 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一样。不过, 回想四年来的种种, 在心里, 我们的确是把你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我们的工作简单而重复: 每天例行的开关灯, 每周例行的安全检查, 每月例行的卫生检查, 每学期例行的放假。当然, 还有对“生面孔”例行的盘问。总而言之, 工作就是一个个“例行”的循环往复, 毫无乐趣。然而, 生活中不仅仅是工作。当身边充满了一个个变数, 每天的生活就多了一个又一个的乐趣: 二楼的小孩儿刚送来几个水果, 三楼有个孩子跑来抱怨说懒得洗衣服了, 四楼有个健忘的孩子又忘记拿钥匙了, 五楼的那个谁跟我讲有女朋友了, 六楼有个孩子说想在楼里安一台电梯……你们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你们知道吗, 孩子们, 最让我们感到温馨的事情, 是每次跟你们见面, 你们都会热情的打招呼: “楼长好! / 阿姨好! / 老师好!” 说心里话, 我们最喜欢的还是你们叫“阿姨”。

四年里,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学习环境,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毕竟, 谁会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受累、受委屈呢? 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是结果让人遗憾, 也让我们觉得愧疚。孩子们, 你们给我们上了一课: 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的。你们没有按时作息, 而是肆意妄为, 通宵达旦不过是家常便饭; 你们没有准时吃饭, 而是为所欲为, 便当外卖已经是司空见惯; 你们没有整理宿舍, 而是随心所欲, 应付检查也只是常规手段; 你们……孩子们, 四年的时间没有帮你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我们觉得很失败。在你们离开之前, 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们了吧, 不要不爱听, “忠言逆耳利于行”嘛。

孩子们, 引用一句歌词: “听阿姨的话, 别让我受伤。”

眼看着的自己的孩子们要走了, 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再嘱咐几句。你们即将离开学校、进入社会, 我们很高兴, 因为你们要自立了, 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男子汉了。可是, 社会毕竟不是学校, 在学校里起码老师会关心你, 同学会让着你, 可是在社会上,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和前程在打拼, 除了家人谁会顾及你的感受? 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有了心事儿千万别憋着, 说出来会好受些, 多跟父母聊聊。就跟歌里唱的一样“生活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 向爸爸谈谈”。我们知道, 你们中的很多人年轻气盛, 又素来特立独行, 总是觉得跟父母之间有代沟, 聊不来。但是啊, 父母是最亲近的人, 也是对你们最无私的人。或许你们现在体会不到, 等你们在社会上待一段时间就明白了。如果有事情不好意思跟父母讲, 也可以来找阿姨们聊聊。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是楼长阿姨; 你们毕业了, 也千万别拿我们当外人。等以后有了女朋友、要结婚了, 也别忘了报个喜。逢年过节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 就当是个念想吧。不知不觉唠叨了这么多。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都爱唠叨, 你们呀, 千万别介意。不过以后要是还想听我们唠叨, 随时欢迎你们回来, 我们常备凉茶和蜜枣: 凉茶可以降火, 蜜枣可以暖心。

最后, 孩子们, 我们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情: 不论何时, 不论何地, 不论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坎坷,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在我们的眼里, 你们永远都是大二的样子: 热情、自信, 心怀理想和希望!

你们的阿姨:

田桂兰 宋丽杰 黄振松

※ 来源: • 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 • [FROM: 162.105.100.100]

36楼全体毕业生 致三位楼长

发信人: tosaby(寻找成年), 信区: Triangle

标题: 36楼全体毕业生致三位楼长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2007年07月05日19:17:16 星期四), 站内信件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 就这么轻轻一晃, 我们都已从满脸稚气的高中毕业生变成了如今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了。

我们36楼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 五湖四海。人生中一个“缘”字最可贵, 缘分使我们相逢, 而相逢是首歌。我们在北大的四年时光中, 最感人、最难以忘怀的, 就是那些和三位楼长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正是你们的辛勤工作, 让我们把北大、把36楼当成了自己的家, 一个温馨、亲切、幸福的大家庭, 三位楼长就是我们每个同学的好妈妈, 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还记得当我们带着稚嫩而好奇的目光, 第一次踏上燕园这梦中湖光塔影的热土时, 三位楼长热情而细心的接待让我们感到亲切备至, 身在异乡却不再为异客, 开始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还记得第一次中秋节之夜, 当我们各自在宿舍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 楼长竟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和我们拉家常、谈心事, 让我们生平第一次在他乡感到了亲人般的关怀, 从此就把楼长当作了我们的亲人。

还记得这四年来的每个寒冬腊月, 楼长们担心我们的身体, 生怕南方来的同学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在36楼大厅正中间的黑板上, 提醒我们要添置衣物, 加强锻炼。

还记得每次我们生病、感冒的时候, 当我们走过楼长室, 楼长们都会帮我们找药、借开水袋, 甚至送开水, 完了又免不了一番细细的叮咛嘱咐, 让我们从内心里觉得, 楼长不只是太像我们的妈妈了, 而且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妈妈啊。

还记得每次我们因为考试成绩、人际关系、友情爱情等问题而烦恼伤心的时候, 楼长们都会很快的发现我们的情绪不对头, 然后与我们促膝长谈, 用楼长们特有的亲切、开朗和乐观来慢慢开导我们, 让我们觉得亲人的关怀真是无处不在, 在温馨的家的感觉中重新找到前进的力量。

还记得这四年来的每个天干物燥的日子, 楼长怕我们学习忙、顾不上, 就一次次的在大厅正中间的黑板上提醒我们不要随意使用电器, 以防着火, 还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将安全用电、防火的常识抄写在36楼每一层的黑板上。

还记得这四年来我们来自天南海北的每一封邮件都转自楼长之手, 传递亲情的鸿雁总是及时的躺在我们的信箱里, 而寄托远方亲人关怀的包裹则总在楼长的身边, 下课回宿舍的我们总看到楼长在躬着腰分发信件的身影, 每当这时候, 楼长们一声亲切的通知, 都带来了远方和身边的亲情, 让我们幸福的沉浸在这浓浓的、化不开的双重亲情中。

还记得这四年来淘气而不懂事的我们,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门忘记带钥匙, 只好一次又一次地麻烦楼长, 楼长们除了一次又一次帮忙, 还不忘一次又一次叮嘱我们要注意宿舍安全; 也还记得这四年来数不清多少次了, 我们总因为存放东西、保管物品、修理小件甚至给球打气之类的琐碎事情, 而一次又一次地麻烦楼长, 楼长们却始终是那亲切的微笑, 始终是任劳任怨。



还记得这四年来每个月，楼长们都会带着楼委会的成员一个宿舍挨着一个宿舍的检查卫生，进行文明卫生宿舍的评比，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着淘气的我们要做好卫生，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就因为楼长这样地细致工作，36楼的文明卫生宿舍创建工作在这四年来始终是全校最好的之一。楼长们却总是挂着谦虚的微笑，还不忘说淘气的我们不长记性，总是忘记做卫生。

还记得这四年来每个夜晚，楼长们都会带着我们大家轮流在自行车棚摆车，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狂风暴雨，从不间断，每次临近期中期末考试，楼长们便独自承担起这辛苦的体力活，生怕影响我们的复习和考试，每次我们下晚自习回来时看到的那楼长挥汗如雨的辛勤身影，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我们36楼每一个同学的心坎上。

还记得这四年来每个清晨和午夜，楼长们都会将36楼1楼到6楼的所有宿舍、所有水房乃至所有自习室都仔细检查一遍，提醒经常大意的我们要锁好门，看看有无晚归的同学生怕出事，将仍在哗哗流淌的水龙头关上，将未熄的灯关掉。不懂事的我们，经常在深更半夜因为琐碎小事打扰楼长的睡眠，而楼长却总是有求必应，甚至在深夜帮我们缝补衣物，因此“有事找楼长”成了我们碰到问题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而楼长也因此成了我们36楼每一个同学最信赖的亲人。

我们永远无法忘记，正是楼长们母亲般的拳拳关爱，才使得我们36楼的同学每当路过楼长室的时候都发自内心地问候楼长，在一声声“楼长好、阿姨好、老师好”的问候中，我们觉得住在36楼这个大家庭真是幸福极了。也正是楼长们园丁般的辛勤耕耘，才能让我们在这样和谐的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业，逐步成长为今天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大学毕业生。

离别在即，回首这四年来点点滴滴的往事，千言万语的感激和留恋都化做一句发自我们36楼每一位毕业生肺腑的真心话：

谢谢三位好妈妈们四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衷心地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孩子们将带着你们的爱和叮咛嘱咐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孩子们一定常回家看看！

36楼全体毕业生
2007年7月

--
如果我还是个孩子 为何没有心情继续自己的故事
如果不是 怎么害怕时间一点点消失
对面飞扬过口琴的声音 没有心思聆听
all thoughts dried up
我要一个心情
明早有勇气看云
※ 来源：•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FROM: 162.105.106.193]



离夏·殇曲

发信人：Autumn (汉宫秋月 § 岚夜初生 § 码字桃), 信区：Graduation
标题：离夏·殇曲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10年05月25日 21:01:56 星期二), 转信

想写这篇文很久了，从五月初，一直怨念到了现在。可是总觉得时间那么紧，总觉得要说的话那么多，总感觉情绪酝酿得还不够，总觉得怎么说都说不完。

五月一到，天气就倏地变热了。心里有一种浮躁的情绪在不安地涌动。似乎有什么在召唤，有什么想从胸中钻出来，别样的怅然在蠢蠢欲动。好久没有这样热血沸腾的感觉了，从大三以来。很多情绪都淡了，不再像初入燕园的时候那样歇斯底里。收起了敏感的触角，神经变得大条，很多事得过且过，也不再强求非得如何。或许是时候离开了。带着这样的情绪离开，不会悲感，不会忧伤。

可还是会燥热的夜里辗转难眠。偶尔醒过来，想到不久的某一日，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生活了四年的地方，我躺了四年的床。还是控制不住地哀伤。是淡淡的。像水印一样在心头烙着，抹不掉，也不想抹掉。

我已经没了四年前面对高考离别时候的情绪起伏，此刻我只是怀揣着小小的离别愁绪，安静地在教室的一角，写下这些文字。

校园生活·最后的学生生涯

我几乎可以预感这是我最后的学生生涯了。即使将来我也许还会回来，可是这种心态，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发现我的想法已经变了很多。不再像一个学生。会去考虑一些事情。情绪不再大起大落。我明白我已经失了青春特有的张狂和热情。

还记得跨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惴惴不安，紧张兮兮，却又莫名地兴奋。没有了高中的桎梏，大学的一切都是新的。学业，生活，所有都得自己安排，没了高中的规律，多了好些自由。于是每天都忙不过来。

还记得第一次尝试熬夜。还记得第一次被 deadline 逼到抓狂跳脚。还记得第一次在 24 小时营业的餐厅里自习。还记得被琐碎的各种事情压迫到近乎崩溃。在中学时代就已

经习惯的 timetable 被打乱，过得杂乱无章.....然而却甘之如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这样的矛盾——我怀念高中规律的生活，却也舍不得大学自由自在地，挥霍青春。

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认不全我的同学们，虽然只有 200 人不到，虽然我们会在同一栋大楼上课。大学里的班级概念异常地模糊，好几次呼声颇高的班级活动都没能得到开展，所以我对我的同学们都很陌生。

对这个专业也许也是。在我大二上第一节专业课的时候，我发现我喜欢它。可是在学久了之后，我发现我很孤独。我不是一个认真勤奋的人，只愿意花一半的力气去掌握到得过且过的程度，所以我感觉孤独。我想通过专业去了解我所处的环境，却发现学艺不精无从下手。我终究是个懒散的人，所以我注定会成为一个死宅。

我对自己说，既然我这么不喜欢学术，那我还是去找工作吧。这是大二的时候就做下的决定，可是在大三上的时候我才全然醒悟。这多亏了 ray, xdl 和明心儿。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该努力了，既然在专业上得不到突破，那就去寻找别的出路.....在这半年里我开始摸索，虽然最后也几乎徒劳无功。我还是太懒了，但至少我想通了很多事，也终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于是整个大三都在为职业规划奋斗：快消、四大、IT、银行。看起来很适合，看起来很诱人.....可是后来事实告诉我，一切看起来美的，终究只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工作这种东西要靠缘分，于是我最终去了一个和专业毫不相关的地方。今天下午学工的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在自嘲自讽。我果然这样决定了么.....整个大四风雨飘摇，徘徊不定，终于寻了一处可以避雨的地方，于是就想这样安定下来。

可是我们最终也不就是在求着这样一处地方，收容我们。不管是北大，还是某家公司或者某个企业，我们只是从一处安身之地，到了另外一处安身之地。只是奋斗不止，人生还得不断向前。

关于北大·这一片姹紫嫣红

进入北大的时候我带着一本书,《此间的少年》。我对朋友开玩笑说,我来北大是为了两个化院的男人,一个95的,一个05的。

是的,那个时候的感情是那么单纯。一旦决定,就会勇往直前。

在小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会来这里。那个时候我一直都向往隔壁。可是来了之后,过了四年之后,我还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里。

这里的四季都美得让人流连。春日的花开得热切而浓烈,夏日的夜悠长而惬意,秋日的阳光澄澈而宁静,冬日的雪雍容而华贵。一年的好风华,此园尽占。

当然,让我爱上燕园,不只是因为华丽的风景,是这里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那么一群人。

和我有一样的爱好,和我气味相投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我平静而放松,可以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或是破口大骂。我们可以一起腐败娱乐,没心没肺,可以在一起大哭大闹,毫无隔阂。

也许,这就是一家人吧。

说起这个,似乎就不免地要提到未名。

能够认识这么多的人,都要归功于这一个神奇的地方。

我属于被未名祸害得彻头彻尾的那种人。从进校的第一天起,带我的师兄就在我的机子上装上了term,从此我就走上了这一条不归之路。最开始的仙剑版,后来的九州,再后来的Romance,然后起居注,最后Graduation。我的脚步每年都在不断地挪移,所幸我爱的人和我一起。

开始灌水的时候,整个人的情绪极端得要命。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或是抑郁哀伤,每天闷着头写无数晦涩的小文字;或是热血,心潮澎湃地想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成绩。可最终都是过眼云烟。

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一切也都不重要了。未名的水还是那么多。好多人走了,又有好多人来。对我而言,未名是这

段学生生活最绚烂的回忆,只是回忆,却不能占据我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可是我还留在这里,是因为有那么一些人。离了未名,我们还会记得彼此,可是联系就会少了,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未名上有我们共同的回忆,有很多属于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留下了。每天就在这里静静地挂着,只和熟人灌水,不与人抱团或者扑倒。偶尔能见到新生代的水车,朝气蓬勃地,每天有无尽的热情可以投入,就会有淡淡的哀伤,更多的却是疲惫。我很佩服未名的常青树们,对我这样懒的人,很难把一份热情完全地留驻在某个地方,所以敬佩他们的毅力。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懒,让我把我的圈子固定在那么小小的一隅,我便有更多的感情,付出给现在的朋友们。

情感·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原以为我会在这里写很多,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我没什么可以说的。想说的一切,在我敏感的时间里已经全部说完。也许,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最准确的:当时,我对什么东西都很确定,而唯一不相信的,是自己的感情。

大一的时候,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我总会试图揣测别人的想法,翻来覆去,反复无常。

最初的半年,我一直沉溺于自我哀伤里,面对某个人若有若无的关心,自以为那是无可自拔。可是到现在,我能很坦然地与他说笑,和他唠叨家常,虽然四年前的那个黄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大二的时候我依旧冲动。情感纤细脆弱,因为一个人的冷落而暴走,做出了一个改变了我所有生活的选择。然而后来又不甘心。反反复复折腾,把自己放逐在崩溃的边缘。现在想来,只觉得当时很幼稚,可是扪心自问,把现在的我扔到那样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超然地放开一切?

当然感情没有如果。既然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也就再没有回头的可能。

所幸我现在是幸福而平静的。也许曾经坎坷而波折,但我想未来,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吧。

记起《剑歌》里的那句话:许我一个未来,信我必不相负。没有任何话,会比这样简单的承诺,更让人默然感动吧。

喜好·只是碎语

大学四年对我而言是一次彻底地解放。离开了家乡,走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一种可谓是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我曾经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了。

我终于可以没日没夜地看小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字会死星人,每隔一段时间必定要啃一些字,不管是泡沫垃圾还是阳春白雪。经常花一个晚上看完一本30万字的小言,不费脑子,只由着那情感跟着跑。中学的时候,我买的杂志和小说装了宿舍两个大箱子,毕业的时候老娘把我的所有课本卖掉,然后背着我这两大箱子,叫了一辆大卡车拖回了家。大学的时候更是肆无忌惮。每天从网上down很多的书下来,尤其是小白文。曾经把自己的nick改做了"奶茶码字小白文的人生",小白文当然是最容易实现的,乐此不疲地过了四年,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也许也还将如此。

喜欢看小白文,也喜欢玩游戏。还记得大一上学期的每天晚上,回到寝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台式机然后玩RPG,每天俩小时,经常打到断电时分,好几次都是正在酣畅淋漓地玩的时候忽然没电.....于是存档泡汤。不过现在能玩的游戏真的是少之又少,加上也许是眼界提升,初中的时候简直是饥不择食地玩游戏,可大学就挑得不行,有好多游戏都是翻来覆去地玩,新的游戏倒是很少接触了。

最后想说的也许是.....码字?中学之前,写字都是白纸黑字地码在本子上,用细细的铅笔沙沙地画,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就坐在电脑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录。那个时候还不习惯电脑,看着杂志上膜拜的神人们都习惯用电脑码字,还琢磨着自己更习惯手写,用电脑也许脑子跟不上---可

是现在呢,我已经完全不能忍受手写,脑子里想说的太多,只能用电脑来表述,手根本就来不及写.....于是就变成了每日与电脑相伴为生的日子。整个大学写的东西应该不少吧,系统的文字,没有一百万,七八十万应该是有的。还记得08年的暑假,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用了40天写了一篇20万字的小说,那是何等的决心和毅力.....可惜现在,肯定是没了那种热情了。不过,现在能够静静地写一些属于自己的小文字,温情的,简单的,这样就很好。能够用文字把自己的心情铺展开来,本身也就是一种幸福吧。

本以为自己要说的很多,可是到了写字的时候,才发现能说的很少。

路还有很远,还有很长,还有一个未知的远方。

我很懒,不想往前走,可是时光在无情地把我向前推。

某一日,我醒了过来,想起昨日答应合租的室友要早些过去陪她,就忽然有一点伤感。

这是我在这个园子里呆的最后一段时光。可是它这么浮躁,这么容易,就过去了。

我曾经以为,我还有大把的时光和这个园子告别,我曾经以为,离开很遥远,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相亲相爱,永不分离。可是我现在明白了,毕业,离开这个院子,才是最触手可及的真实。

于是我也明白了,我一直以为,事在人为,没有什么注定的.....可是后来我才发现,离开这里,是从我踏入校门,就已经注定了的事。

10.5.25

by 夕于二教

※来源:•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FROM: 162.105.100.100]

大概只在仓皇的一转眼

发信人：raytan (水成文 |Go and get ur own life), 信区：Graduation
标 题：【征文】大概只在仓皇的一转眼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10 年 06 月 19 日 23:56:21 星期六), 站内信件

直至今日，当我拖着满身的风尘和疲惫，脸上还带着似有非有的笑容的时候，依旧能够准确回想起四年前站在火车站的情景。害怕，迷惘，困惑，带着一点点的希冀，冲动，和单纯向上的愿望。如今，我依旧会时常通过这个通向北京这座城市的巨大出口。有时一个人，有时两个人，有时和一群人；有时会倒在地上看着黄昏从西边飞走，有时会高兴地挽着身边的臂膀们向前奔去。只是在我进进出出走走停停的当口，当时带上的零零总总都尽已散失，现在我看着我的周围，竟然全部忘记了。

可惜，忘记是我天然的本领。我会经常忘记事情的动机，过程，目的或者结果。但总保有一些些细小的片段，它们就像是致密的网。或许，失去的和忘记的大多都是不重要的。

毕竟，说起来，四年不算长，也不算短。

毕竟，大多数我们所说的誓言，都未曾实现过，甚至不会再次被提及。

1
我相信，大多数的成长都包含着一点点的孤独。孤独是我们赖以成长和吸取教训的机会。因此，我也能轻易地回想起我一个人低着头走在这个园子里面的情景，大部分的时间。我喜欢走在每一条道路上的亲近感，熟悉每一个拐角的风光，熟悉每一处的捷径，熟悉每一个表情应该放的位置。大概，我就是这么慢慢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的吧。

比如，用花朵或落叶计算时间，用男孩女孩身上的衣服来标示季节，用步伐的速率和心跳来感知自己的心情。当我从教学楼、食堂、图书馆、未名湖、宿舍之间穿梭的时候，无论停留还是行走，原来路程和圆圈都是自己所为。

大一的时候，喜欢在考试周的时候去老三教五楼靠窗的位置自习。在破得似乎一推就散架的桌子上写写停停，当时还保留着写家书的习惯，累了看看楼下跑圈打球自得其乐的人们。考试周的时候看书看到教室一个人都没有，便可以绕着一排排桌椅边走边背着群体行为理论。夜晚，我喜欢披着星斗抱着书走回宿舍，感觉安全，尽管后来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叫做 personal bubble 的东西。人总爱给一些东西妄加定义，这也是我讨厌定义的原因之一。

便以为，可以就这样走下去了。便以为，坚持和自省是最强有力的武器。

这就好像从来只在一个位子上自习，点同一份饭菜，喜欢同一类型的人一样，一样的固执。固执到无法容忍一点点习惯的偏移。

本性，出卖了很多事情。本性，偷走了很多事情。

这一点，当我醒悟的时候，很多人都离我而去了。

2
缘分和际遇，在多数的时候我绞尽脑汁用尽力气也无法求个明白。人来了又走，走了就似乎不再回头。那个时候称兄道弟肆意打闹的人，或许多年偶遇之后只是微笑点头，路过错过。不过谁说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曾经在彼此最好的年华做着最好的事情。

于是，我很高兴的可以回想的时刻，总是丰盛和饱满的。饱满的如同无边的秋天在路边随地散落的亮晶晶的麦子，一起和你在午夜的火车上，面对面，谈着理想中的爱情，尽管到最后一个找到了，一个未能如愿。后来我在物美遇见你，你说你已随他去了石家庄过着或许辛苦或许幸福的日子。

恩，怕是你对我说的完美依旧没遇到，但毕竟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即使是一点点。

一起和你逛遍北京，倒地铁、坐公车，顶着大太阳，走进一家又一家的小店。其实，本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不想、不说、不做和想、说、并马上行动，究竟哪一个更像是我们的本质？你像风筝一下子就飞走了，我还能想起在面部部的样子。只是回想起的时候，真的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和你一起打发无聊的日子，这就是所谓的狗脸岁月。嘲笑我的吉他水平，帮我占座抄我作业，对我月经性质的抒怀感慨不屑一顾，将我一个个计划付诸行动，然后陪我在陌生的城市吃东西暴走。只是，等到下个星期你去英国的时候，我们会在地球的什么地方相见。到时候，你要请我喝酒，就像我们当年在大树下一样。

和你一起躺在草地上的时候，我的眼前是那个夜晚的星星。朝南边的天空，突然就会燃起篝火。那些美好的记忆就像从泥土之中钻了出来，一直打着滚，滚着滚着，便滚向了四面八方。人说，泼出去的水。当然了，我现在也学会了不后悔。不后悔的意思就是连结，可以分成很多种；想法，也可以不一样。我等待那天到来，就如同等待夏天一样炽烈和透明。一起和你们走在旅途上，一起和你们面对时光不说话只歌唱，一起和你们.....

你，你，你，还有你们，重逢的时候还要记得我的名字。

好不好。

3
理想主义，竟是我唯一没有忘记的东西。

当我以为我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的时候，当我在各种现实面前明白了这个世界里面残酷以及黑暗的东西，而且它们完全有权利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给你，让你猝不及防。我走在成府路满街的尘土中，走在各色写字楼的中央，我会时不时抬头看，看看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样子是否很喜欢。答案虽然现在依旧不明朗，我想我还是需要想一想。究竟哪个角落会最终选择我，说不上问题，才是好问题。

于是，当周遭各色人开始走向四面八方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勇敢地秘密地筹划一些不为人知的野心。这和现实无关，甚至和理想无关。是种沿着内心的蔓枝节节延展的结果。无论你是否尝试过，至少我觉得那种感觉妙不可言。毕竟，留给我犯错和潇洒转身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道路，的确是稍不留意就会改变，人生的景致也怕是天翻地覆。但人还是一样，内心还是一样的。那么，我就需要变得足够强大，至少在自认为重要的地方有能力坚持，有勇气说不。

可生活，还不都完全是我们个人的。我想，它大部分还是好的。

只要我们想让它变好。

但那之前，我们要变成好人。

4
最后，我要给我自己。

这四年，没有白过。

看过的书，没有忘记。

遇见的人，没有憎恶。

享受的荣光，没有惦记。

遭遇的挫折，没有放弃。

恨一个人，也不是过错。

爱一个人，也不是浪费。

路过这么多城市，看了这么多山水，也不定然就会明白其中的奥义。

但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在四年的时间里面，也要看出些门道，也要获取些经验。

此时此刻，我把这一转眼的时间压缩得很短很短。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语句一说出就成为了逃不掉的谶语，所以人还是少说话为好。

时间，是被歌唱出来的。

我爱你们，我爱曾经的每一个我。

※ 来源：• 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 [FROM: 162.105.100.100]

燕园琐忆

发信人：lingxiang (稜湘), 信区：Graduation

标 题：[征文] 燕园琐忆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10 年 06 月 23 日 15:56:50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寻梦

我来这里，是来寻梦。作为当时班里面唯一一个第一志愿报地空的独苗，或许许多人不太理解，但我觉得许多事情是在冥冥中注定的。正如那个十多年前既能把中国地图翻烂，闭上眼睛都想起它；又从小看那些自然类杂志，总是胡思乱想出许多稀奇古怪想法；还喜欢在故里的山水之间跑来跑去，四处探险的那个孩子，最终如梦一般来到了这里。这里是我少时的理想，毕竟这里是中国现代地学发端，毕竟这里有着百年老系的金字招牌，虽然理想和现实总会有着差距，也总会有种种不如意的地方，四年来，学着喜欢的课程，跑着富于挑战性的野外，做着具有探索精神的科研，我觉得自己这种追寻着灵魂呼声的前行是对的。每当自己静静地倾听自己心声，感受自己的脉搏跳动的时候，我也能清楚的感受到自己是属于这里的，这里也终将留下自己的印记。未来的路不会是一帆风顺，而会依旧崎岖不平，但是为了脚下这片深爱着的土地，自己会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

求学

来大学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求学的开始。从小学到高中，从家门到校门，从来没有超过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而这一次，是远离家乡的，告别了父母亲族的照顾和逗弄。

祖父和外祖父是将我一手带大的两个人，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两个人。我是他们带大的，潜移默化间，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风骨。祖父外出求学的时候，是十六岁的时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曾经走了三天三夜，从老家长兴岛赶到沈阳报名考试，当时过了报名时间，但主管考试老师被祖父所感动，破例让他参加了考试，最后祖父顺利地通过考试录取了。而外祖父九岁那年就离开无锡的江家大院，只身一人去上海读书，在沪上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独自在求学中闯荡，期间遭遇的种种苦楚，自然可想而知。或许因为时代原因，自己永远无法拥有他们那种在我看来传奇的经历，但是，也要像他们一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大学这四年求学，自己便是在他们那种精神的激励下一步一步地前进，像他们一样，为了梦想，走出故里，在陌生的世界学习、工作。在这四年里，自己逐步学会了照顾自己，独立的生活。我不仅学到了许许多多值得自己受用终生的知识，也逐步学会一个人面对外面这样一个新奇陌生又绚烂多彩的大千世界。虽然在这期间，也历经了种种的风雨和磨难，但我始终怀着一个素心，用朴质和坚韧，一步步地在波折中走过。在这里要感谢一起度过四年时光的同学们，你们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和你们一同度过的这段快乐的光阴，会让我永生难忘。

一教

在我心中，一教是北大的一条分割线。一教以北，是北大的风景区，一教以南，是北大科研学习的地方。因此，而处于这样一条分割线上的一教，似乎同时具有两种属性。它既是教学楼，又可以从这儿欣赏到燕园的春去秋来，寒暑光阴。外面的树木，就这样轮回着一年又一年的荣枯变化，伴着春天布谷的叫声，夏天的蝉鸣，有时晚上从未名湖上飘来清幽的曲子，所谓一塔湖图精妙之处，也都凝缩到夹在三者之间的一教中来了。一教里面通常比较清静，如果不是考试之前，教室里通常就三四个人。我喜欢在这种清静又带着风景的地方学习，因此，这里大学四年来自己最常去上自习的地方。读文献，读杂志，写作业，写论文，背单词，背课件，日子就在这里一天一天的过去，这里也成了自己挥之不去的怀念。

有时候，晚上从一教出来，便可以围着未名湖跑跑圈，或者到未名湖边坐一会儿静静地想。未名湖上吹来淡淡的清风，湖畔映衬着的忽明忽暗的灯光，总有一番别样的滋味。这似乎便是最为纯粹的北大人生活了。

还有朗润园最北那条处于林间的小径，既是曲径通幽，又给人别有洞天感觉，让人很难想象一墙之外，便是喧闹的马路。漫步在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林中，似乎所有的烦恼，也都可以烟消云散了。

科研

小时候，就对很喜欢雅鲁藏布江这个名字（其实那时候最喜欢的名字是澜沧江，这个排第二@@）。然后第一次听说雅鲁藏布大峡谷，记得是从新闻里面。还记得那时候说雅鲁藏布大峡谷无论是长度还是深度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我那时候就幻想什么时候会到那里。申请本科生科研的时候，老板把我的本科生科研题目定在了那里，从此，我也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读了有关雅鲁藏布大峡谷许多文章，对这里的景致物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被这里神奇所深深吸引。虽然今年去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只经派乡到了直白，未曾到达大峡谷的深处，但这里深谷中青色的奔腾着的雅鲁藏布江水，两岸巍峨耸立的雪山，出处盛开的杜鹃花，加上高原特有的辽阔与苍茫的气质，都不禁令人为之深深震撼。

除了大峡谷，整个青藏都是令人难以忘怀。有人说，神州大地是世界最美的地方，因为这个国度具有世界上种类最丰富的景观，那么青藏高原，则是组成这样一副拼图绝不能缺少的一片。从拉萨，到林芝，到米林，到派乡，到山南，再到错那，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民家中随处可见伟人年画，无论童叟给你指路时让你感受到的那种质朴和亲切，都会让你觉得这里虽是他乡，却不是异域。随处飘扬的经幡，似乎永远会插在我们的前方，再艰苦的路，似乎也是前人曾经走过，使人不禁对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座座气势雄浑的雪山，给人那种落英缤纷感觉的318国道，这里总是有许许多多说不出的神韵，永远吸引着远方的人儿前来膜拜。或许，也是只有到了这里，才能让人知道世间的天之蓝，地之阔。还有那家家户户插着小国旗的如仙境一样的麻玛乡，让人知道在祖国边境最前线，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遥望着哨所对面雾气遮掩着的土地，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足迹

过去的四年里，自己去了好多的地方，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湖北、重庆、四川、西藏、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不算过路的，也有小半个中国了。这似乎是漂泊，但这样的漂泊却是我喜欢的——这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这是在追寻着梦的足迹。人只有走出去，才知道这个天下之大，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林林总总的风土人情，仔细品读这个世界的酸甜苦辣，也才能让人用一种更广更深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大千世界。当然，也要感谢每一次同行的人，无论是实习，还是科研，或是单纯的旅游，“百年修得同船渡”，人在外乡漂泊，同伴是最好的照应，正是同行人的相互鼓励和帮助，才让我们从一起克服险阻，从那时，一步步走到这里。

行遍天涯，走过世间的山山水水，是每一个地质人心愿，也是每一个地质人引以自豪的地方。未来，自己依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走下去，无论崇山峻岭，无论大漠荒原。路若是为梦为生，这路也便有了别样的灵性。灵性加上真情，便可以在路上，披荆斩棘，一路前行。

※ 来源：·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FROM: 162.105.100.100]

别离，又见别离

发信人：justify (杂|喝了红牛的杂), 信区：Graduation
标题：别离，又见别离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07 年 06 月 23 日 23:12:25 星期六), 转信

情绪真是个霸道的东西，一旦它心血来潮急剧膨胀，就再也无暇顾及任何其他人事——要知道，这时间本该捧着一学期没翻开过的知产课本背得昏天黑地。

别离，又见别离。

虽然还有一年才卷铺盖滚蛋，但毕业的面面也不是头一次感受；或许也正是因为还有一年就要卷铺盖滚蛋，所以今年这一场的感触尤其清晰和切近。

这情绪，从很早之前就开始滋长了吧，然后蔓延，最后嚣张，好比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渐停渐歇。

论文

最早感受到毕业临近，是去年底目睹法学院师兄师姐们狂赶论文的情景。本院的教务总是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令人折服。提前半年就收本科结业论文，居然是为了保证大家顺利毕业不走柳。于是，一时间院版上抱怨纷纷，却也像绝大多数抱怨一样，无疾而终。教务教务，一日为务终身为父。也就是从这些帖子里，毕业这个词开始公然拉扯起我的神经，隐约告诉我说，这个园子，来不容易，走也不轻松。

毕业离站

大约是一个月前的某天，手痒于是画了一幅毕业为主题的离站。一只形状像学士帽的风筝，在未名湖上空的白云朵朵中漂浮，下方还有一行煽情的字：“那一天我看到风筝满天飞舞。”得意洋洋地发到工作版上，有人赞，也有人叹。向来很少发言的坑木很伤感地提议不要用了，但我还是执意要用，毕竟辛苦一番不愿白费。最后坑木幽幽说一句：“你这是何必了，早晚你也会被戳……”看到这句时脑袋嗡了一下，似乎眼前有什么白白的东西在飘。

Graduation

未名的一个版面。每到这几个月都会很热闹。虽然谁都知道这热闹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味道。记不清第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只是在这里看到很多以前熟悉的身影。他们在我眼中曾经都是那么独特，有的热情，有的文静，有的粗犷，有的纤细，但缀上了@Graduation的后缀，竟都变得温和，变得忧伤。

六二二蜡烛事件

六·二二。没错，就是昨天。

地空的男生们在女生楼下，用蜡烛摆出 I Love U 的造型，然后向女生齐喊我们爱你们。蜡烛燃烧在夜的背景下，似乎把周围都映照得淡了下去。环绕的阳台上人头攒动，感受着临别前这温馨的情节。地空 03 级的女生们无疑是今晚最幸福的吧，其他院系的女生们，一定也在默默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惊喜。樱桃、hll 两个师姐居然发指地谋划给本院 03

男生们发送要约邀请，等对方 say yes 之后，她们再用很悦耳的音调 say no

毕业书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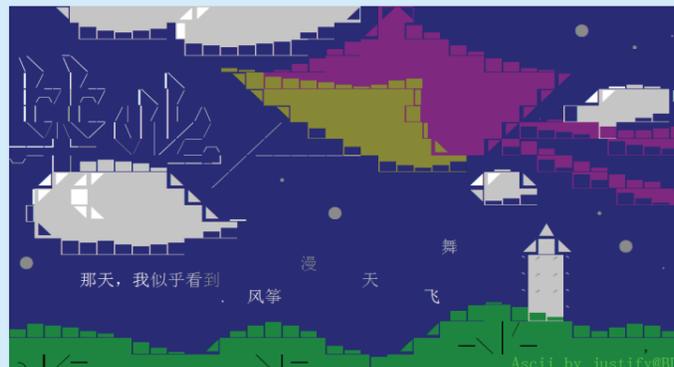
昨晚 hll 就发信问我要不要旧书，今天出去吃饭，果然看到学一东边的林荫道上已经摆满了书摊。逛逛吧，复习就先搁到一边。逛书摊的过程常常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往往蹲在某个书摊前挑选了许久，抬头说我就要这一本的时候，发现摊主居然是熟悉的师兄；或者选了一本，对方说再送你一本吧，心里过意不去就说那我再挑一本吧，然后对方接着说好那我也再送你一本，如此反复，最终捧得满怀而归……除了卖书，也有很多把衣服玩具唱片拿出来卖。那些带着破旧痕迹的什物，见证了一个生命的某个阶段，就这么以三五元的价格转易他手。钱货交接的那一刻，这些摊主的心里是否会有些许的不舍呢？可是当我要抬头去看他们眼睛时，他们微笑着，早已把眼光投向了其他地方。

关于毕业，关于别离，暂时就写到这里吧。

突然想起一年一拍渐成惯例的《离骚》，无论怎么拍都是那么些剧情，却也从未让人生厌，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追求的是那仪式中营造的氛围吧。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又能拍出怎样的续集呢？

※ 来源：• 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 • [FROM: 162.105.100.100]



07 的人毕业了……

发信人：kosja (光|京十一|change), 信区：Graduation
标题：07 的人毕业了……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 (2011 年 06 月 08 日 21:21:16 星期三), 转信



07 的人毕业了……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Triangle 不仅是 bbs 上的一个版，还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三角地，那是足以和北大未名博雅相提并论的自由开放的精神象征；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曾经校门口，不会有人查证；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奥运会时每天凌晨 1 点和 4 点，熙熙攘攘的大讲堂门口，一片蓝色的涌动；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电教的东面曾经有一面墙，有一个小卖部，南面还曾经有一个照相馆；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曾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主页，这样的图书馆，这样的网关登录页面；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曾经选课是在 dean 上的，当时还不会有定时放课，所以换课是很经常的事情，因为 dean 经常宕机，还有一个 bkxka 做为 dean 的网站镜像，还被大家流传为“别考信科啊”。

-- 北大三角地布告栏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被拆除；

-- 各个校门口进行证件出示的政策，开始于 08 年奥运会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 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北京大学是国家体育场、北京大学体育馆和海淀训练场馆群的观众服务志愿者主要负责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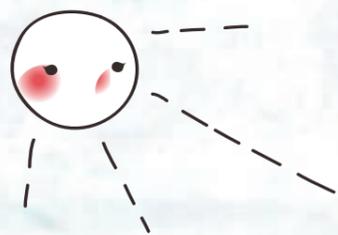
-- 07 年秋教育部高校评估，造成了北大很多景观的改变，三角地布告栏、电教围墙被拆 就是历史见证；

-- 07 年末 08 年初，北大主要网络服务页面进行更改，包括北大新主页、图书馆、网络服务等；

-- 教务部服务器经常因为负载过重而宕机，而刷课、有偿换课等行为也扰乱了选课秩序，所以从 08 年秋季学期开始，新的选课服务器 elective.pku.edu.cn 上线，dean 的选课功能仅仅保留在暑期学校选课期间，bkxka 域名也同时下线。每年北大都会有很多很多变化，比如新三教四教开始使用，比如乒乓球馆，比如 16-18 楼的拆迁……07 到 08 学年，因为教育部的高校评估和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北大的外貌更改了很多，尤其是许多东西都在这一段时间消失了。随着 07 级本科生的毕业，或许这些曾经出现在一代北大人记忆中的熟悉的场景、地标等，就都会被渐渐遗忘了……

07 的人毕业了，就不再有人记得，那个 07 级学生心目中的北大了。

※ 来源：• 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 • [FROM: 162.105.100.100]



你比想象中坚强

发信人: Tfire (消失), 信区: Graduation

标题: [征文] 你比想象中坚强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9年05月21日 23:34:08 星期四), 站内信件

四年前,准确的说,是三年零八个月前,一个对北大,对数院一点丝毫概念都木有的笨小孩,懵懵懂懂的走进这个校园了。

在你眼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第一次来到不说粤语的地方,要生活至少四年;

第一次发现周围都是以前只能在新闻看到的人;

第一次独自漂泊在离家 2000 多公里的陌生城市.....

于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新鲜,会歪着头,侧着耳,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盯着周围,聆听周围,去了解不同地方不同学校来的同学,各种的文化都让你感到眼前一亮;你也会去了解北大究竟有什么神秘,去看看当初你从来没有梦想过能够来的这个地方,隐藏着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为之憧憬。

然而不久,你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发现周围的人非常厉害,高考状元,奥数金牌,各地的精英都出现在你的附近;而同时,你会发现,原来完成一次作业也是很费劲的,数学题也是不好做的。尤其是当身边有人满脸失望的说,高考数学才考了 140 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那可怜的高考数学 128,原来是那么那么的渺小。

可是,你不要因为这样,而失去信心,不要想如果当初去的是中大会怎么样。记住,你比你自已想象中要坚强得多,你只是被别人吓着了而已。还记得那个很无畏的在高中学习经验交流会上,说出“一手抓学习,一手抓鼠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你吗?还记得那个在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考砸了之后面对多少冷眼都不在乎,只管走自己的路的你吗?还记得那个从小缺少一只眼睛的视力,但是却一直没有放弃自信的你吗?

第一个月,你会因为水土不服,经常发烧、感冒,可是你不敢跟家里说,因为你不愿意让家里担心。然而,记住,父母永远都陪在你身边,他们会难过,他们会因为你刚到北大承受的巨大压力而难过,但是他们知道你能够熬过来。我们一家三口,是一个整体,无论快乐,还是伤心,都应该彼此分享,彼此分担。将来,你会有能力实现你的梦想,你能够慢慢的为这个家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

不要担心这里没有朋友。那些高中的好友,他们会在你烦恼的时候陪在你身边,或者在电话线的另一头聆听你的心声。尽管相距千里,但是这些积淀下来的友谊,是不会褪色的。在北大,你也会遇到一些知己,你会遇到好心的师兄师姐,会遇到跟你一起快乐的朋友。记住,一定要去参加大一的扫盲舞会,那里你会认识到一个将来你为之占座两年多的人。也记住,bbs 上面的 Piefriend 版,在你大三上的时候一定要经常留意,在那里,你会找到一群和你一起到剧星舞台演出的师兄师姐。也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在大三上的时候修实变,在那门课上,你会认识到一个对你很好的师姐,这是一个你难过时可以依靠的人,一个你快乐时会跟你一起分享的人,一个你会毕生难忘的好姐姐。

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来,我会希望你大一一大二多参加一些活动,而不是整天埋头读书,生活中不能除了上课就是自习。走出去,多认识一些朋友,因为寂寞将会是你前两年痛苦的来源。尽管你很坚强,你可以熬过任何感情的挫折,但是我实在不愿意你再去经历一遍,我宁愿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度过,而不要在心底埋下阴影。等到将来,你会发现,其实感情是要靠命运安排的,如果你爱上的,是一个不合适的人,上天不会让你深陷进去的。记住,宁愿短痛,不要长痛。

如果时间能倒流,并且是一个平移的倒流,那么三年零八个月前的你,此时应该已经睡着了,寝室里面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因为电闸坏了而没有熄灯。你床头的闹钟,和枕边的手机,应该都是调了六点二十吧,因为你打算明天一早去占座去上专业课。那么,就不打扰你睡觉了,此时的你,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是一个好梦了。只要记得,你虽然容易伤感,但是却永远都比你想象中坚强。

※来源:·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FROM: 162.105.100.100]



风云ID评选活动

北大未名BBS 和北大未名发展俱乐部于2012年12月举办了“网聚青年”首届北大未名BBS 风云ID评选活动。通过前期线上线下立体宣传、全站提名、全站范围及“北大未名BBS”新浪认证微博投票、站务委员会综合评比等环节步骤,本次活动评选出校园网络“风云ID”10名(其中个人8名,集体2名),特别贡献奖2名,评选得到了网友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这些“风云ID”在公益服务、生活咨询、学习帮扶、权益维护、校务建设、资源共享、文化传承、观念引导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下为本次“风云ID”评选的个人组结果:



Idlot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呆呆老师”是广受网友关注的著名ID,积极参与各项热点讨论,其严密的逻辑和求证精神总能赢得同学们的赞赏。

banananana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嵩。“香蕉老师”积极参与未名BBS 线上交流,同时还是未名BBS 网络组织“万柳烈士旅”的“精神领袖”,在未名上广受欢迎。



Edean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中心主治医师郝南。十三平骨变级资深水车,三届“十佳版务”;公益达人,积极传播公益理念,多次组织奔赴灾区亲力投身救灾事业。

landylord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0级硕士生。“熊猫姐姐”为人热心办事靠谱,多年来活跃在各版面,曾任 SecondHand、Joke 版务,服务网友生活各方面。



wenhou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黄建滨。耕耘化院讲堂之余,兼顾熏陶学生于未名,曾任dream版四任版务;在九区足球、排球等版面,是明星球迷;其他版面所到之处,均深得网友爱戴。

PILOTA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0级本科生。“小皮”是未名BBS 新生代水车代表,担任七区区长,通过组织和参加各种线上线下活动,繁荣版面,拉近网友间的距离。



1000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0级硕士生。常年出没于八区各版,在三角地和各类信息版面回答网友提出的各种鸡毛蒜皮的问题;铁路版面资深人士,还任版务培训官及区务。

Leodithamry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09级本科生。现任未名BBS 历史版和Love版版务,常驻三角地、文史知识深厚,观点可圈可点,讨论不乏学术基础和现实关怀。

风云ID评选活动

北大未名BBS 和北大未名发展俱乐部于2012年12月举办了“网聚青年”首届北大未名BBS 风云ID评选活动。通过前期线上线下立体宣传、全站提名、全站范围及“北大未名BBS”新浪认证微博投票、站务委员会综合评比等环节步骤，本次活动评选出校园网络“风云ID”10名（其中个人8名，集体2名），特别贡献奖2名，评选得到了网友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这些“风云ID”在公益服务、生活咨询、学习帮扶、权益维护、校务建设、资源共享、文化传承、观念引导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下为本次“风云ID”评选结果的集体组获奖单位及特别贡献奖：

组
集体

pkulib

北京大学图书馆帐号。在版面上非常活跃，对同学们提出的各种意见进行回应，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非常地耐心详尽，让网友能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的各种资源，让大家更加热爱北大图书馆。



pkubwb

组
集体

北京大学保卫部帐号。活跃于三角地、校长信箱等版面，认真解答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并针对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布信息，进一步促进了保卫部与师生的沟通交流。

贡
特
别

WMWZ

未名BBS起居注小组/站刊编辑小组帐号。搜集全站大小轶闻趣事，关注站上热点话题。每周五期《未名起居注》记录未名点滴，是未名发展的见证者和贡献者。

ColorShow

贡
特
别

北大未名BBS web 美工组帐号。美工组负责北大未名最重要对外窗口之一进站画面的制作和管理，未名BBS 进站画面长期以来受到网友热烈好评。